京剧汇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二十集

孟母三迁

遊湖陰配

十五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二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京剧彙編（第二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3 15/16 ・ 字数：82,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統一書号：10071・186　定价：(7)0.36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则，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顺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錄



孟　母　三　迁

孙甫亭藏本



提　要

战国时，名賢孟軻幼年丧父，孟母仉氏教育有方。孟軻十岁时，鄰近屠戶，軻亦效杀牛宰羊为戏。孟母恐其相習成性，故迁至荒村居住。軻日見乱塚荒坵，頓思亡父，終日悲感，孟母恐其頹然廢志或抑郁成疾，又复擇善鄰而居。

第一場

〔仉氏上。〕

仉　氏　(引)玉潔冰清，撫孤兒，晝夜辛勤。

(詩)岁寒松柏抱坚貞，

茅舍竹籬伴此身。

留待孤葵承雨露，

不使冰操負初心。

老身仉氏。先夫孟公宜，不幸中年亡故。留下一子名喚孟軻，年方十岁。只为家業蕭条，紡織度日。居住在临街小巷，与那些屠戶为鄰。怎奈我那孟軻孩兒，不知务正，也学那屠牛宰馬，教我放心不下。今日趁我紡織余暇，不免喚他出来教訓一番。正是：欲培佳子弟，須种好心田。

(唱)恨蒼天太無情月圓难久，

恨离群悲寂处蹙損眉头。

勤紡織改变了纖纖素手，

为孤兒荒学業日夜担憂。

訪鄰居常使我劳心費口，

看起来这長街不可停留。

待我將姣兒喚出，教訓一番。孟軻哪里？

孟　軻　(內)来了！(上)

(唱)过屠門只見些剔骨剜肉，

倒使我豪俠气陡上心头。

莫道我年幼小狠心辣手，

要宰那普天下無道的諸侯。

母亲在上，孩兒拜揖！

仉　氏　罢了。

孟　軻　將孩兒喚將出来，有何訓教？

仉　氏　你每日在街巷与那些鄰舍兒童，玩耍些什么？

孟　軻　孩兒在外，不喜与那些兒童玩耍；最喜的是那些杀猪宰羊的營生。

仉　氏　哎呀兒呀，你这小小的年紀，不学長进，怎么学起那杀猪宰羊的營生来了？

孟　軻　母亲，豈不聞古人有云："乱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孩兒学那宰割猪羊，就如同杀那乱臣賊子。想那些乱臣賊子，被孩兒杀尽，豈不痛哉！豈不快哉！

仉　氏　哎呀兒呀，你不要滿口乱道。听为娘教导于你：

(唱)叫孟軻我的兒听娘指授，

待为娘对吾兒細說从头：

兒的父遭不幸中年夭寿，

抛下了母子們苦度春秋；

为娘我勤紡織把光陰来度，

皆因是兒年小、家業空、盼只盼、数年之后、

教子成名、好对我那孟氏墳坵。

我的兒呀！

孟　軻　(唱)母亲教訓兒謹受，

走近膝前說从头：

兒虽然年幼小心思淺陋，

怎学那市井之徒無賴之尤！

仉　氏　(唱)有一輩聖賢空前絕后，

待为娘学説古聖根由:
仲尼少年陈俎豆,
到后来率門徒宣道德列国周游;
設教杏壇制礼定乐,
講易刪詩述作春秋。
兒若是效法那先师指授,
立志勤学定把名留。

兒啊,你看那亘古以来,哪一个聖賢不从那少年經过。但是父母的教訓,只許你讀書养气,豈容学那市井之徒!况为娘盼子成人,教兒的心切;惟恐兒任气縱性,攻乎异端,不得正道,失沒根基。为娘所教兒的言語,須要緊記心头。

孟 軻 孩兒謹記在心。以往过錯,望母亲恕过!

仉 氏 为娘倒有个主意,你我母子何不迁移在城外乡村,离开这市井的繁华,以便兒明心养性,你看如何?

孟 軻 孩兒遵命。

仉 氏 好个孝順的兒呀!
(唱)为孤兒移性情循循善誘,
远屠沽近庄农为善的关头。
但願你持正气与聖賢斯守,
教为娘寬怀抱散虑消愁。
〔同下〕

第 二 場

常守文 (內)啊哈!(上)
(念数板)命苦身貧,命苦身貧,世人拿我不当人。只因我,衣不遮体,常常赤半身。飯不能飽,每日

只能吃半頓。为度殘生給人照应墳。可憐我，飢寒困苦常与鬼为鄰，常与鬼为鄰！

我常守文。就是这鄒国人氏。祖居在这个村兒，給公卿大夫們照管墳墓。因此人都叫我常守墳。只因我国和魯国搭界，可恨那魯国倚强欺弱，时常侵犯我国。因此我国不斷的向百姓們征兵征賦，鬧得全国“老者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了。就拿我們村兒說吧，人口蕭条，住戶減少。我要不是給公卿大夫們照管墳墓，早就被征去当兵啦。这且不言，我們村兒里，新由城里搬来个孟老太太，帶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孤兒寡母，很是淸苦。最奇怪的是那个小孩子，每天愁眉泪眼，咳声嘆气，自言自語，瘋瘋癲癲。那么点兒的小孩子，直仿彿个五十多岁的人那么多愁多慮的样子。还不如我这窮小子沒心沒肺，得过且过，隨遇而安哪！

(唱)近日里村落中炊烟減少，

人口稀住戶少景况蕭条。

我虽然貧苦身襤褸衣帽，

覺天寬与地闊并不心焦。

看在这墳塋中不覺狂笑，(笑介)

富与貴貧与賤一个土包。

孟　軻　(內)走哇！

常守文　远远望見那个小孩来啦，待我听他說些什么！

〔孟軻上。〕

孟　軻　(唱)嘆光陰如过客百年非久，

朝复夕夕还朝日月輪流。

青山綠水还依旧，

一坏土也不知几历春秋。

凄風苦雨殘碑朽，

野草閑花滿目愁。

問天不語空搔首，

触目伤心不自由。

悲从中来泪湿衣袖，泪湿衣袖、

我那亡父啊！

抛下了母子們寡侶失儔。

常守文　我說这小孩，你有什么症候吧？

孟　轲　原来是墳少爷！

常守文　好說您哪。我問問你，你天天这么愁眉苦臉的，为了什么呀？

孟　轲　老丈，你看蓬蒿遍野，古墓成堆。想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無非如此。豈不令人伤心慘目，教我豈得不愁？

常守文　我問問你，您今年高寿啦？

孟　轲　年方十岁。

常守文　您才十岁，就打这个算盤，多早晚您才愁的完哪！

孟　轲　休得取笑。看前面青山隐隐，綠水迢迢，何不同去一观？

常守文　我还有事，不能奉陪。公子請便吧！

孟　轲　如此說，少陪了。正是：賢愚千載知誰是，早晚蓬蒿共一丘。請！（下）

常守文　哎呀，只顧跟他瞎聊，我的晚飯还沒准备出来哪。我得准备晚飯去！（下）

第　三　場

〔仉氏、孟轲同上。〕

仉　氏　（唱）荒郊外渺茫茫山明水秀，

村落里人烟少風景清幽。

为孤兒避繁华迁移未久，

怎奈他双眉鎖整日憂愁。

兒呀，你我母子迁移在这村庄以內，看那些風清月白，水秀山明，正好暢意开怀，涵养那中和之气。怎么你，不是学那些埋葬的仪节，就是学那吊祭的悲哀？我看你小小的年紀，是这样抑郁不舒，豈不墮落了英雄志气！难道說，这村庄居住，就不能悦性怡情了么？

孟　軻　母亲所說言語，孩兒領会。豈不知这村居野处，悦性怡情；怎奈一見荒坵壘壘，古塚成堆，不由得痛徹心肝，想起去世的爹爹来了！

仉　氏　兒待怎講？

孟　軻　想起去世的爹爹来了！

〔仉氏、孟軻同哭介。〕

仉　氏　（唱）听我兒言悲慘壯心灰透，

亡夫，孟軻，兒呀！

（唱）不由我肝腸斷痛泪交流。

娘本意避繁华为兒迁就，

又誰知反惹起兒思父的念头。

倘若是兒有个天長地久，

教为娘怎对那孟氏墳坵！

兒呀，如此說来，在这村中居住，倒是为娘的不是了？

孟　軻　孩兒怎敢說母亲的不是！

仉　氏　也罢！你我母子仍旧迁回城內，寻一清幽所在，兒

好上进讀書，栽培志气，你道如何？

孟　軻　孩兒遵命！

仉　氏　如此甚好。来，来，来，随为娘把行囊家具收拾来。

（唱）母子們因擇地东奔西走，
　　避村居返城邑往复周流。
　　盼我兒归正道把心机用透，
　　擇一处好鄰居教子回头。

兒啊，随为娘来呀！

〔同下〕

游湖陰配

毛世来藏本

提　要

南宋末季，平章賈似道退職家居，携寵妾李蕙娘游西湖。途遇張氏女，賈艳其美，舍李而追張。适有举子裴玉蓮与蕙娘遇，互有爱慕意。蕙娘故遺手帕于桥側，事为賈家奴僕所見，促蕙娘去。賈追及張，使僕致意願置妾媵，張母不允，賈欲行强搶劫，会裴尾蕙娘亦至，銳身排难，張母女得乘机逸去。賈僕迁怒于裴，因誘詢姓氏居址，將圖陷害，裴遽以实告。賈归家，奴又告以蕙娘与裴生之事。賈怒杀蕙娘。蕙娘魂入幽冥，訴寃狀，冥中憫其無辜，賜蕙娘陰陽扇使还陽世与裴生作百日团聚。蕙娘持扇覓裴生，时裴已为賈賺入府中，囚之書房，并遣奴苗义杀以泄憤。蕙娘以扇扑苗义于地，偕裴逾垣逃。值期滿鬼卒銜命招蕙娘，蕙娘与裴遂生离死別。

第 一 場

〔賈似道上。〕

賈似道 (引)官居首相，告职归，乐守田园。

(詩)我本当朝一首相，

如今告老轉还乡；

紫袍烏紗居人上，

無非浮云夢一場。

〔丑院子暗上。〕

老夫、賈似道。宋室为臣。只因年迈，告老还乡，来在这杭州居住。夫人早丧，是我納一小星，名喚慧娘，倒也称心如意。今乃西湖庙会之期，不免帶領慧娘前去，一来降香，二来游賞西湖。来！

丑院子 有。

賈似道 請夫人出堂！

丑院子 請夫人出堂！

〔丫环引慧娘上。〕

慧　娘 紅顏自古多薄命，一树梨花压海棠。

参見老爷！

賈似道 罢了，一旁坐下。

慧　娘 謝坐。將妾身喚出、有何吩咐？

賈似道 今日乃西湖庙会之期，將娘子喚出，随老夫前去，一来拈香，二来游賞西湖。

慧　娘 妾身奉陪。

賈似道　家院，吩咐外廂帶馬，車輛伺候！

丑院子　外廂备馬，車輛伺候！

〔四青袍、一車夫上。〕

賈似道　（唱）人来帶馬会場往。

蕙　娘　（唱）游賞西湖走一場。

〔同下〕

第　二　場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引）先夫早丧，学孟母，教子有方。

〔院子暗上。〕

老身張王氏。先夫張公，曾在宋室为臣，不幸中年亡故。膝下無兒，所生一女，名喚秀英，今年一十七岁了，随定老身習学針黹，倒也十分可爱。只是老身已逾花甲，女兒尙未字人，也是一樁心事。这且不言，今乃西湖庙会之期，不免帶領女兒前去降香。家院！

院　子　有。

張王氏　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丫环、張秀英上。〕

張秀英　長在深閨內，德操效孟光。

參見母亲！

張王氏　罢了，一旁坐下。

張秀英　謝坐。將女兒喚出，有何訓教？

張王氏　今乃西湖庙会之期，意欲帶領我兒前去降香。

張秀英　女兒遵命。

張王氏　家院，吩咐車輛伺候！

院　子　車輛伺候！

張王氏　(唱)母女們同上車离了家下。

張秀英　(唱)一路上观不尽野草閑花。

〔同下〕

第　三　場

〔書僮引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小生裴玉蓮，乃湖广人氏。今乃大比之年，进京赴考。来此杭州地面，身体十分疲倦，不免找一店房歇息歇息。裴安，帶路！

(唱)裴安帶路往前奔，

見一店房且安身。

来此已是店房，店家！

店　家　(內)啊哈！(上)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相公住店嗎？

裴玉蓮　正是。將馬帶过！

店　家　是。客官用些什么？

裴玉蓮　取杯茶来！

店　家　是。茶到。相公吃过飯了沒有？

裴玉蓮　前途用过了。啊店家，我心中甚是煩悶，你們这里可有什么消遣的所在無有？

店　家　我們这兒最出名的就是西湖，今天又是庙会，您何不到那兒逛逛去哪？

裴玉蓮　好，裴安看守門戶，我就此去也。

〔店家，書僮下。〕

裴玉蓮　（唱）独坐旅店心悶倦，

前去游湖散心田。（下）

第　四　場

〔胡知奋上。〕

胡知奋　（詩）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学生胡知奋。家父胡不高，在这杭州城里开了一座綢緞店，生意倒也十分發財。我学生是黌門秀士，今日是西湖庙会之期，有心前去逛会，怎奈不識路徑，怎样的前去。看那旁有兩个人来，想必也是逛会的，待我同他們一塊兒去。

張　三
李　四　（內）啊哈！（同上）

張　三　从早离了家，

李　四　拐騙作生涯。

張　三　張三。

李　四　李四。

張　三　兄弟，今兒个是西湖庙会，咱們哥倆到那兒，順便弄他兩档子。

李　四　好，走哇！

胡知奋　二位是逛会的嗎？

張　三
李　四　是呀！您也是逛会的嗎？

胡知奋　是的。我不認識道路，我們一同走吧。

張　三
李　四　好，一塊兒走。(圓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杭州城內好風景，
　　　那旁站定一伙人。
且住！适才聞得店家言道：今日乃西湖庙会之期，甚是熱鬧。只是不曉路徑，如何前去？看那旁有一伙人，想是逛庙的，待我問来。啊，三位敢是逛庙的么？

張　三
李　四　是啊，是啊！您也是逛庙的嗎？

裴玉蓮　正是。

張　三
李　四　咱們一塊兒走吧！

裴玉蓮　正要同往。

張　三
李　四　(唱)尊声二位一同行，

裴玉蓮　(唱)且到庙会散愁情。

〔同下〕

第　五　場

〔慧靜上。〕

慧　靜　扫地不伤螻蟻命，爱惜飞娥紗罩灯。
小僧慧靜。今乃本庙开会之期，不免打扫佛堂，准备施主前来拈香便了。(打扫介)

〔家院、丫环、張王氏、張秀英同上，燒香畢，同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蕙娵同上，燒香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同下。〕

〔裴玉蓮、張三、李四、胡知奋同上。〕

〔蕙娘出門介，見裴玉蓮对視笑介，与裴玉蓮互拍手笑下。〕

胡知奋　哎，你看那女子，"把合"你来着！

裴玉蓮　無有什么。

胡知奋　我看見了！

裴玉蓮　無有什么。

胡知奋　我看見了嗎！（欲搶介）

裴玉蓮　豈有此理！（下）

胡知奋　你走了也不成啊！我到底要看看。（跑下）

〔四靑袍、丑院子、賈似道、蕙娘、車夫同上。〕

賈似道　（唱）燒罢了一爐香忙回家轉，

　　　　大路旁天然景美丽可观。

蕙　娘　（唱）催車輛往前行上桥观看，（上桥介）

〔四靑袍、丑院子、賈似道下。〕

〔裴玉蓮、胡知奋、張三、李四上。〕

蕙　娘　（唱）見那人身俊俏貌似潘安。

〔对裴玉蓮作打手式介，裴玉蓮上桥，蕙娘欲言又止，凡作三次，胡知奋看出神介，張三、李四从后將胡的衣服脫下介。張三、李四下。蕙娘又要言，遺手帕笑下。裴玉蓮拾帕随下。〕

胡知奋　哎呀！我的衣服，被他們偷去了，待我追这狗娘养的去！（下）

〔張三、李四上，跑下，胡知奋追上又下。〕

〔院子、丫环、張王氏、張秀英、二車夫，四靑袍、丑院子、賈似道、蕙娘、車夫同上。〕

賈似道　看那女子生得十分美貌，賈六上前提亲。

丑院子　是啦。老院公請过来。

院　子　何事？

丑院子　那小姐兒是誰呀？

院　子　那是我家小姐，你問他作甚？

丑院子　不是，因为我們太师爷挺喜欢你們小姐的，把他給我們太师爷，你看怎么样？

院　子　眞乃胡說！（打丑院子介）

丑院子　好好，打我。太师爷！他不答应，他还給我一个滿臉花。

〔裴玉蓮上。〕

賈似道　不識抬举，搶！

〔众家奴欲搶，裴玉蓮上前攔介。〕

裴玉蓮　且慢！

〔張王氏原人下。〕

裴玉蓮　啊，这位員外，不必如此，他乃是良家妇女，不要如此莽撞。

賈似道　这！

裴玉蓮　請回去罢。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同下。〕

〔慧娘看裴玉蓮不語介，丑院子又上，拍慧娘介。〕

丑院子　員外叫您哪。

〔慧娘羞下。〕

丑院子　这位相公貴姓啊？

裴玉蓮　小生裴玉蓮。

丑院子　听您說話不像此地人哪？

裴玉蓮　乃湖广人氏，只因进京赴試，从此經过。

丑院子　您住在哪啦？

裴玉蓮　就住在前面大元店內。

丑院子　是是是，剛才的事，多劳您駕啦。

裴玉蓮　不敢。

〔丑院子下。〕

裴玉蓮　方才那一娘子，生得十分美貌，不知是誰家的家眷。方才那人也忘記問他，那娘子与我手帕一方，待我观看。（念介）"蕙娘"。手帕上面写着"蕙娘"二字，想是那女子之名。且自由他，天色不早，不免回店歇息便了。正是：無心栽种河边柳，誰知楊柳尽成行。（下）

第　六　場

〔賈似道、丑院子、蕙娘同上。〕

賈似道　娘子后面歇息去吧。

蕙　娘　遵命。（下）

賈似道　哈哈哈……，好个絕色女子！

丑院子　您还乐哪？沒撿着板子，差点兒丢扇門。

賈似道　此話从何說起？

丑院子　是您不知道哇，方才不是有人給咱們了事来着嗎？您走后，蕙娘就跟那小子眉来眼去，嘿，要不是我，您早当上这个啦！（比手势介）

賈似道　有这等事！喚蕙娘。

丑院子　蕙娘快来！

〔丫环引蕙娘上。〕

蕙　娘　忽听老爷呼喚，吓得胆战心寒；若为西湖之事，还須巧言遮辯。

参見老爷！

〔賈似道怒介。〕

賈似道　坐下！

蕙　娘　謝坐。老爷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賈似道　我就为你来。

蕙　娘　为妾身何来？

賈似道　适才在西湖，你与那狂徒眉来眼去，难道欺压老夫年迈不成？

蕙　娘　哪有此事！

賈似道　你还敢抵賴，有人得見！

蕙　娘　何人得見？

賈似道　家僮得見，上前对詞！

丑院子　你跟那少年眉来眼去的，我不叫你，你还不回来哪。

蕙　娘　住口！

(唱)罵声奴才真大胆，

老爷面前进讒言。

走上前来將你打！（打丑院子耳光介）

賈似道　呸！

(唱)大胆賤人尙巧言。

手持剛刀將你斬！

〔杀死蕙娘介。蕙娘下。〕

賈似道　將尸首拖了下去！蕙娘已死，但此事不可泄漏于外，你等俱要小心！

院　子
丫　环　是。

賈似道　正是：蕙娘做事大不該，敗我家風为何来。

〔同下〕

第　七　場

蕙　娘　（內唱二黃倒板）

聚三魂归七魄随風飄蕩，（上）

（唱二黃搖板）

星淒淒月慘慘好不淒涼。

我乃慧娘鬼魂是也。只因前日游賞西湖，遇一少年公子，是我一見傾心，不想被惡奴看破，告知老賊，將我一刀杀死。是我陰魂不散，不免去至閻君殿前告他一狀便了！

（唱）这才是無端的大禍天降，

寃魂鬼無归宿心意徬徨。（下）

第　八　場

〔众鬼卒上，堆鬼，判官上，跳判。〕

判　官　（詩）掌案在陰曹，

一枝笔如刀；

包相执法后，

不敢差分毫！

我乃陰曹閻君殿下掌案判官是也。今乃三六九日，开放酆都。众鬼卒，酆都去者！（圓場）

〔慧娘鬼魂上，过場下。〕

鬼　卒　有一惡鬼擅闖酆都！

判　官　將他抓来見我！

〔众鬼卒下，揪慧娘上。慧娘跪介。〕

判　官　嘟！何处惡鬼，胆大擅闖酆都。講！

慧　娘　判官爷容禀：

（唱）都只为賈似道害我命丧，

因此上求判爷代禀閻王。

判　官　你既前来告狀，可知陰曹規矩？

蕙　娘　小鬼不知，請判爷指教。

判　官　听了！

（唱倒板）

三十三天登宝殿，

（轉原板）

有牛头和馬面站立兩边。

行善的俱在桥上过，

作惡的一个个打入奈河間。

叫怨鬼随我到閻罗宝殿，

見了閻君說根源。

〔同下〕

第　九　場

〔众鬼卒、判官、閻王上。"点絳唇"。〕

閻　君　（詩）賞善罰惡不稍偏，

陰陽虽隔理一般。

人間多少不平事，

一到森罗便雪冤。

我乃五殿閻君是也。适才朝罢地藏王而归。掌案的，有何事議？

判　官　啓閻君：今有陽世蕙娘，被賈似道杀死，冤魂不散，前来酆都鳴冤。

閻　君　押上来！

〔众鬼卒押蕙娘上跪介。〕

蕙　娘　参見閻君！

閻　君　嘟！胆大惡鬼，为何被賈似道杀死？講！

蕙　娘　閻君容稟：

(唱)都只为游西湖被杀命丧，

望閻君开大恩放我还陽。

閻　君　原来如此。掌案的，查看他的陽寿可满？

判　官　領旨！啓閻君：慧娘陽寿該活七十二岁，今方二十一岁身死；且与东斗星有百日姻緣之分。請閻君定夺。

閻　君　既然如此，賜他陰陽宝扇，送他去到陽世与东斗星了却百日姻緣，再来复命。掩門！（下）

判　官　遵命！

〔圓場。众鬼卒押慧娘过桥介，同下。〕

第　十　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

小子賈六。只因那日游賞西湖，我家姨奶奶慧娘，跟一个少年書生裴玉蓮眉来眼去，被我看見，告知我家相爷，我家相爷將慧娘杀死。这几天相爷又想起那个書生，是我說：我知道这个書生住处。今日奉了我家相爷之命，去請裴生。不免这就去、这就去。（下）

第　十　一　場

裴玉蓮　（內唱倒板）

自那日西湖归心神不定，（上）

(唱)每日里一陣陣記挂在心。

那慧娘眞乃是絕世姿品，

惟嫦娥与西施堪与比倫。

忘不下繾綣情心神不穩，
坐店房思蕙娘神志不宁。

小生裴玉蓮，乃湖广人氏。只因进京赴試，来在杭州。那日游賞西湖，偶遇蕙娘。回来之后，身体即感不适。已命書僮去至大街，买些果品来用。还未見到来。

〔丑院子上。〕

丑院子　奉了相爷命，来請裴相公。
　　　　来此已是。嘿，店小兒！

店　家　（內）来啦，来啦。（上）
　　　　六爷，什么事呀？

丑院子　我問問你：有一位裴相公住在你們这兒嗎？

店　家　是啊！

丑院子　請出来，說我要見。

店　家　是啦。裴相公門外有人找您！（下）

裴玉蓮　待我看来。

丑院子　啊裴相公！

裴玉蓮　啊，管家到此何事？

丑院子　奉了我家相爷之命，請您到我們那兒去。

裴玉蓮　你家相爷是哪个？

丑院子　就是賈似道、賈太师，您不是还給管过閑事来着嗎？

裴玉蓮　我与他素不相識，請我作甚？我是不能前去。

丑院子　四海之中，皆是朋友，您去一趟沒关系。

裴玉蓮　我是不能前去！

丑院子　走吧，走吧！

〔丑院子拉裴玉蓮同下。〕

第十二場

〔四青袍引賈似道上。〕

賈似道　（唱）我命家僮前街往，

　　請来裴生作商量。

　　將身且坐二堂上，

　　且听家院报端詳。

老夫、賈似道。那日帶領慧娘去到西湖游玩、不想慧娘这賤人，竟与什么裴生調情，坏我家風。是我回得家来，將这賤人杀死。賈六言道：与慧娘調情那人，現仍住在杭州；已命他前去將他請来，三更时分，將他杀死，以杜外間耳目。賈六去了这半日，为何还不見到来！

〔丑院子上。〕

丑院子　請得裴生至，报与相爷知。

已將裴生請到。

賈似道　有請。

丑院子　有請裴相公！

〔裴玉蓮上。〕

裴玉蓮　無故請来相府，不知吉凶禍福。

啊，相爷！

賈似道　相公請坐。

裴玉蓮　謝坐。將生員喚到府中，有何見諭？

賈似道　只因老夫府下缺少一代笔先生，故請先生到来屈就屈就。

裴玉蓮　小生現在急于赴考，此事万万不敢从命！

賈似道　相公不必推辞。来，請裴相公書房安歇。

〔四青衣扶裴玉蓮下。〕

賈似道　裴玉蓮哪裴玉蓮！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进來。（下）

第十三場

〔蕙娘鬼魂上。〕

蕙　娘　（唱）凄慘慘离却了陰曹地界，
孤單單形怯怯好不悲哀。
奴乃蕙娘鬼魂是也。奉了閻君之命，去至相府与裴生了却百日姻緣，不免駕起陰風就此前往！
（唱）駕起陰風朝前进，
見了裴生說分明。（下）

第十四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自那日进相府心情倦怠，
有什么吉凶事分解不开。

〔进書房介。蕙娘上。〕

蕙　娘　（唱）行几步来至在書房外，
快叫裴生把門开。
来此已是書房，待我叫門。且慢！我想头上現有金釵，不免敲动門鐶，他在里面听見，自然应声了。
（唱）我这里用金釵門环叩定，

裴玉蓮　（唱）又听得房門外敲門之声。
外面有人叫門，想是書僮打茶来了。待我与你开門。
（开門介）書僮！書僮！啊，为何無人哪！想是夜靜風大，吹动門环，也未可知。（进門介）

蕙　娘　相公！

裴玉蓮　啊！这一娘子家住那里，姓甚名誰，来在書房作甚？

慧　娘　裴生不要害怕，奴背了平章老賊与你作伴来了。

裴玉蓮　那里是与我作伴，分明是平章老賊差你前来暗害于我，你道是与不是？

慧　娘　裴生啊！

(唱)相公不要心害怕，

　　奴家言来听根芽：

　　奴背老賊来書館，（走圓場）

　　願与你成夫妇宜室宜家。

裴玉蓮　住了！

(唱)賤人作事太不該，

　　苦苦害我为何来！

天哪，天！要出他府，是万万不能得够。

慧　娘　既然不从奴家之事，少时必有大禍临身。

裴玉蓮　住口！我不依从于你，我有什么禍？我有什么禍？

慧　娘　裴生，奴为你受尽千辛万苦，你就該不疑心才是。

裴玉蓮　明明是你前来害我，我怎么不疑心？

慧　娘　裴生啊！

(唱)站立在書館內珠泪不干，

　　听奴家把前情細說一番：

　　曾記得游西湖相見一面，

　　被平章那老賊看破机关；

　　回二堂他向我追問長短，

　　也是我巧言辯未吐实言；

　　那老賊怒气生渾身抖战，

　　持鋼刀杀死我命归陰間；

　　在陰曹閻君前伸寃訴怨，

那閻君他道我屈死可憐；
我与你百日的姻緣未滿，
他賜我陰陽扇来到此間。
我把这前后事細講一遍，
望相公休疑心仔細詳參。

裴玉蓮　呀！
(唱)忽听娘子講一遍，
不由小生喜心間。
手持銀灯將她看，
果是蕙娘到此間。
果是蕙娘到此，适才多有冒犯，望乞恕罪！

蕙　娘　你看明白了？

裴玉蓮　看明白了。

蕙　娘　你不疑心了？

裴玉蓮　我不疑心了。

蕙　娘　你不疑心，我要回去了。

裴玉蓮　今日来到書館，要想回去，是万万不能得够的了。
(唱)蕙娘你又何必来而复往？
今夜晚效仿那織女牛郎。
〔同下〕

第 十 五 場

〔四青袍、丑院子引賈似道上。〕

賈似道　(唱)我心中只把那裴生来恨，
今夜晚定教他一命归陰。
老夫、賈似道。自那日游湖归来，將蕙娘賤人杀死，又將裴生誑到我家，現在書房之內。不免將苗义喚

来，命他今晚三更去至書房，將裴生杀死，以除后患。来，喚苗义进見！

丑院子　傳苗义进見！

苗　义　(內)来也！(上)

相爷府下俺为首，鍘草喂馬度春秋。

参見相爷。

〔慧娘鬼魂暗上。〕

賈似道　罢了。苗义，我命你今晚去至書房，將裴生杀死，你可敢去？

苗　义　小人願往。

賈似道　听我吩咐！

(唱)我今与你刀一把，

　　書房去把裴生杀。

〔慧娘鬼魂下。〕

〔賈似道、丑院子、四青袍同下。〕

苗　义　(唱)相爷府中把命傳，

　　命我去杀裴玉蓮。

　　我在府下把衣換，

　　去到書館走一番。(下)

第十六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听樵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慧娘他今日里还不来临。

每日这时慧娘早已来到，今日为何还不見到来？

(慧娘上)

待我出去观看。

（慧娘进門介）

慧娘来了，今日为何来得这样晚哪？

慧　娘　你看我，你可認識我嗎？

裴玉蓮　我与你朝夕共在一处，怎么不認識！

慧　娘　你看我是人是鬼？

裴玉蓮　漫說你不是鬼，你就是鬼，我也不怕。

慧　娘　既然不怕，身旁現有杀身大禍，你可知曉？

裴玉蓮　有什么杀身大禍！

慧　娘　那老賊現差苗义前来杀你！

裴玉蓮　哎呀！

（唱）听一言吓得我三魂不在，

强打精神眼睜开。

走向前来双膝跪，

慧娘啊！

快快搭救我活命来。

慧　娘　裴生啊！

（唱）閻君之命把我差，

命我到此救你来。

手拉裴生出書館，

快快随我逃禍灾。

〔同下〕

〔苗义上。〕

苗　义　（唱）适才奉了相爷命，

去杀裴生走一程。

俺、苗义。奉了相爷之命，去至書房杀死裴生。就此走走！

（唱）甩开大步往前奔，

为何大开兩扇門？

啊，書房門为何大开，待我进去看来，（进門介）啊！裴生往哪里去了？是了：想是有人走漏消息。众家丁走上！

（四青袍上）

掌起灯籠火把，追！

〔同下〕

第十七場

蕙　娘　（內唱倒板）

急忙忙逃出了天罗網，

〔蕙娘同裴玉蓮上。〕

蕙　娘　（接唱）

黑夜里急走步慌忙。

裴生随我花牆上！

〔蕙娘拉裴玉蓮上牆介。苗义追上。蕙娘用扇搧苗义倒地介。蕙娘、裴玉蓮下，苗义趴起介。〕

苗　义　且住！原来蕙娘鬼魂救去裴生，不免报与相爷知道（下）

第十八場

〔賈似道、丑院子上。〕

賈似道　（唱）苗义此去未回轉，

倒叫老夫挂心間。

〔四青袍，苗义上。〕

苗　义　参見太师！

賈似道　罢了。命你去杀裴生，怎么样了？

苗　义　小人去至書房，不見裴生，率人追赶，遇見慧娘鬼魂將裴生救去，小人追赶一程，未曾赶上。

賈似道　这便如何是好！

苗　义　我有一結拜兄弟，名喚华世杰，現在少华山落草为寇。相爷修書一封，命他中途截杀裴生，豈不是好？

賈似道　好！溶墨伺候。（牌子，写書介）苗义！命你將此書下到华世杰那里，不得有悞！

苗　义　遵命！

〔同分下〕

第十九場

〔慧娘、裴玉蓮上。〕

慧　娘　裴生，如今將你救出府来，你我分别了吧。

裴玉蓮　哎呀慧娘啊！如今將小生救出府来，就要分别，叫我如何舍得啊！

慧　娘　相公啊！

（唱）我在陰来你在陽，

　　陰陽相隔怎成双？

　　劝君保重把京上，

　　他年相会在异乡。

裴玉蓮　动不动就說你是鬼，縱然是鬼，我也不怕。

慧　娘　少时就叫你怕了。你看看那旁有人来了！（戴臉子介）

裴玉蓮　在哪里？哎呀？

（唱）果然是鬼不是人，

慧娘啊！

（唱）我随你同到酆都城！

慧　娘　（唱）忽听樵楼更鼓催，

〔众鬼卒上。〕

又見众鬼捉我来。

有心不回陰曹府，

众鬼回去怎交差？

狠心將裴生摔在地，

百日夫妻兩丢开！

裴相公，裴玉蓮，喂呀！（下）

裴玉蓮　（唱）一見蕙娘她去了，

怎不叫人珠泪抛！

蕙娘已然归陰去了，不免回至店房，收拾行李急速离开此地便了！（下）

十 五 貫

程玉菁藏本

提 要

“十五貫”故事見崑曲“双熊夢”。明朝，淮安府屬山陽县有熊友蘭、友蕙弟兄二人，篤学而家貧，几至無米为炊。友蘭自願廢学，为商船服艄工，得資助弟膏火。比鄰馮玉吾設肆行賈，为人貪狡。家有养媳侯三姑，其居室与友蕙書屋密邇。友蘭为防閑物議，临行囑弟移至內室。适馮玉吾以已子金郎貌陋而騃，恐侯三姑与熊友蕙室近人邇或生暗昧，亦令迁入內室，不謀之合，尤令馮疑。遂欲速为金郎合卺，并以宝鈔十五貫、金环一对炫示三姑。三姑困臥，置物案上，旣醒而环鈔已失。实則已为鼠銜入熊室，熊友蕙于抽閱書卷时，見架間有金环，喜为天賜，嗣見鼠迹，恐損書籍，因置鼠葯餅中而持环去馮肆易錢。馮識环为已物，疑为侯所贈，扦

詞遣友蕙去而使金郎索环于侯。金郎入室見地上有餅取而啖之，复向侯索取金环，未意驟患腹痛而死。盖鼠銜置毒之餅而适为金郎誤食因以致命。馮竟誣熊侯通謀致斃控告于官。山陽县令郭玉智未加詳查遽施严刑，熊侯皆誣服。郭升官去，繼任未能平反，更誘交原赃十五貫借以实罪。事为熊友蘭所聞，悲痛欲絕。会有商人陶复朱憫蘭之遇，慨助錢十五貫促回籍救弟。友蘭过無錫，途中遇投亲少女求指路偕行。盖女名苏戌娟，幼丧父，随母改适屠人尤二。母又死，尤二遇之虐。一日，尤二借錢十五貫归，詭称將苏售于大家为婢。苏惊惧無措，乘尤睡而潛出，意欲赴皋桥往投姑母。适与熊遇。行既久，倦憩于途，而县中差役踪至謂尤二为熊苏謀杀于室，百辯不解，逮入县衙以熊身負十五貫为証刑訊拟抵，而蕙与侯亦同解一处待决。苏州知府况鍾奉命监斬，及临刑，四人呼冤，况鍾詳訊經过，疑有漏罅不实。請于大府討限勘察。遍檢熊馮二室，于鼠穴获得宝鈔及葯餅，尽悉底蘊。复乔裝卜者得遇陶复朱、婁阿鼠于苏州。得知婁阿鼠确为杀尤正犯，遂逮捕归案，釋四人出獄。后由况为媒，將苏嫁于蘭而侯嫁于蕙，終成美眷。

照原藏本，辞句、轍韵上略有更动。

第 一 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引)苦讀殘編，坐寒毡，鉄硯磨穿。

(詩)胸罗錦綉志凌云，

映雪囊螢惜寸陰。

有朝一日折丹桂，

方显文章有奇能。

小生姓熊名友蘭字祥丹，淮安人氏。父母去世，只留我弟兄二人。兄弟名喚友蕙，立志攻書，以圖上进。只是可嘆家業凋零，又遇荒年，难以度日。是我在河下船上，講好与人做一艄工，且等兄弟到来，与他商議商議。

〔熊友蕙上。〕

熊友蕙　自信怀才終有用，居仁由义不愁穷。

兄長在上，小弟拜揖。

熊友蘭　賢弟少礼，坐下！

熊友蕙　謝兄長。

熊友蘭　唏！

熊友蕙　兄長为何这等愁煩？

熊友蘭　賢弟，只因父母去世，留下你我弟兄，旣無恒产，更無恒業，又偏偏遇此荒年，賒借無路，告貸無門。目下粮米昂貴，家中質当皆空，怎好度日？因此愁悶。

熊友蕙　啊兄長，自古道：不怕無恒产，只怕無恒心。又道是：

君子憂道不憂貧，兄長何必愁煩！

熊友蘭　想我弟兄呵！

(唱)自幼兒丧双亲家門不幸，

勤攻讀求上进受尽艰辛，

年荒旱缺柴米飢寒难忍，

想一个糊口計好度光陰。

熊友蕙　兄長啊！

(唱)每日里讀詩書力圖上进，

时未至运未通难展經綸。

劝兄長忍飢寒休要煩悶，

待等那时运至平步登云。

熊友蘭　兄弟所言虽是有理，只是家中柴米俱無，难道你我弟兄双双餓死不成？事到如今，依兄之見，只好是一人出外，寻个衣食之計；一人在家，奋志攻書。你自幼聪明，胜为兄百倍，日后必能得取功名。你就在家中安心讀書。待为兄出外，寻一生活之計。

熊友蕙　哥哥乃是熊門長子，祇当在家奋志讀書。为弟出外才是。

熊友蘭　兄弟年少，难受辛苦，还是为兄前去的为是。

熊友蕙　兄長此番出外意欲做何生理？

熊友蘭　船上短一艄工，是我已經講好，向兄弟說明就要去了。

熊友蕙　当艄工莫非就是撑船？

熊友蘭　正是。这是方才为兄接来的工价錢在此，兄弟收下，在家好好攻書，为兄去也！

(唱)作艄工濟气力并非下等，

老姜尙遇文王渭水河濱。

淮陰河也曾有漂母飯信，

运不通还有个打柴买臣。

熊友蕙　(唱)劝兄長休出外切莫任性，

作艄工受辛苦船中下人。

弟兄們縱餓死倒也干淨，

劝兄長你不必受此風塵。

熊友蘭　(唱)依弟言無非是双双命尽，

我熊家豈不是絕了后根！

熊友蕙　兄長执意如此，不在家中，小弟料难攔阻了！

(唱)听兄言不由人珠泪滚滚，

霎时間亲骨肉兩下离分。

水面上作生涯須要謹慎，

切莫要顧一时悞却前程。

熊友蘭　(唱)劝賢弟你不必心中悲憤，

我要学陶朱公自在游行。

兄去后有一事必須謹慎，

馮玉吾非君子切莫相亲。

那左鄰馮玉吾家中有一少妇，所住房屋，与你現时所住之处，仅是一牆之隔，声息相聞，彼此不便，等到明天你將書室迁进內房才是。

熊友蕙　小弟遵命。

熊友蘭　如此愚兄去也！

熊友蕙　送兄長！

熊友蘭　(唱)謀生怎避江湖險？

但願弟兄兩平安。(下)

熊友蕙　(唱)一見兄長出門庭，

迁进內室攻書文。(下)

第 二 場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念数板)山陰县里久經商，早起晚睡受奔忙。前妻早已亡，留下一子叫金郎。娶个童媳多美样，兒子丑、媳妇俊、只怕夫妻不久長、不久長！

老汉馮玉吾，山陰县人氏。胯下桥头居住，开了一座杂貨小鋪，代兌換錢鈔买卖。娶妻早丧，留下金郎寃家，生得十分丑陋。是我給他娶了一个童养媳，名叫侯三姑，長得十分美貌。尚未与他二人圓房成亲，暂时兄妹相称。我看那媳妇終日不乐，莫不是为了金郎丑陋，倒叫我放心不下。今日买卖清閑，不免將他二人叫出来訓教一番。金郎哪里！

金　郎　(內)啊哈！(上)

(咬舌結巴念)

麻面嘴歪眼又斜，

脚短結巴又咬舌；

爹爹看我如珍宝，

别人拿我当土鱉。

爹爹在上，孩兒拜揖。

馮玉吾　罢了。

金　郎　老爷子叫我有什么事嗎？

馮玉吾　我这几日見你妹妹終日愁眉不展，不知她为了何事？

金　郎　沒有别的事，就是一件事！

馮玉吾　哪一件？

金　郎　我也大了，她也不小了，还是哥哥妹妹称呼，不如擇个吉日把我二人圓了房，成了夫妻，她就乐了。

馮玉吾　你講的也是。你把他叫了来，我自有主意。

金　郎　我叫她去。妹子快来！

〔侯三姑上。〕

侯三姑　眉峰双鎖鬢云边，自伤身世复自憐。

孩兒万福！

馮玉吾　罢了，坐下。

侯三姑　謝坐。喚兒出来有何訓教！

馮玉吾　兒呀！我家中虽然不富也不貧賤，为父每日見你愁眉不展，不知为了何事。你哥哥身有殘疾，須要你照管于他。但願得你夫妻日久天長才好。

侯三姑　爹爹，媳妇自幼多蒙恩养，虽未讀書学礼，也知道三从四德之义，哥哥是天生像貌，既定嫁娶，豈有异心哪！

（唱）作媳妇随夫婿何曾瞞怨，

金　郎　我妹妹这几天待我好着哪！哈哈！

侯三姑　（接唱）

　　这也是前世里注定良緣。

　　像貌丑天生就怎能錯看？

　　自幼兒附絲罗絕無异言。

金　郎　妹子呀！

（唱）我与你配夫妻緣分不淺，

　　这也是月下老把紅綫来牽。

　　我虽然像貌丑良心不变，

　　这才是巧妇常伴拙夫眠。

〔幕內熊友蕙念書声"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金　郎　好哇！我們在这兒說話兒，他在隔壁念藏經，跟着打攪，眞是可气！

馮玉吾　他念他的書，与你何干！

金　郎　虽然不与我們相干，可是总覺得吵的慌！

侯三姑　爹爹，这隔壁人家，深夜讀書，后来必有發达之日，我們莫要輕視了他。“万般何为貴，惟有讀書高。”

金　郎　我說讀書不好，她說讀書好。

馮玉吾　嗄！我自有道理。兒呀，熊家相公在此讀書，与我家一牆之隔，恐早晚有些不便。等到明天，迁进內房去罢！

侯三姑　謹遵爹爹之言，移进內房就是。

馮玉吾　是啊，来来来，这是为父收存的金环一对，还有宝鈔十五貫兒要收好了。

侯三姑　遵命。

馮玉吾　金郎，随为父到外面来！

金　郎　爹爹交給你的金环，宝鈔你可收好了！

馮玉吾　随我来！

金　郎　来了！

〔馮玉吾、金郎同下。〕

侯三姑　唉！适才与公公講話，一时失口，說起讀書可貴，公公起了疑心，叫奴家移居內房，只好搬进內房便了。

(唱)适才間一席話令人慨嘆，

他父子輕詩書菲薄聖賢。

將金环与宝鈔暫放桌案，

呀！

一霎时身体倦倒臥床前。

〔起更。跳鼠銜环下。〕

侯三姑　(唱)在睡中听見了鼓打更点，

这是我貪困睡未把門关。

想起了环和鈔未曾收管，

啊！

因何故不見了一对金环？

金环不見哪里去了？嘔，是了，想是公公舍不得又拿去了。好，不必去問，歇息了吧！正是：夜晚黃昏無人管，一盞孤灯伴奴眠。（下）

第 三 場

〔熊友蕙上。〕

熊友蕙　窗前春草秀，靜坐讀詩文。

學生熊友蕙。兄長出外，去作船工，命我搬进內房讀書，不免將架上書卷抽下观看！

（唱）兄去时曾教我力求上进，

因此上閉門戶讀書殷勤。

到架上抽書卷查一策論，

啊！

見金环不由我暗吃一惊。

〔鼠形上，跳介下。〕

熊友蕙　这書里边哪里来的金环哪？嘔嘔是了：想是蒼天念我是个穷儒，賜我金环，解我目前急困。恰好家中無柴無米，不免拿这金环到馮家兌些錢来，也好使用。

〔鼠形上，叫介。〕

熊友蕙　啊，青天白日这老鼠怎么就出来了？听声音好似就在書架之上，倘若咬坏書籍如何是好！

卖药人　（內）卖耗子药！

熊友蕙　哎呀，妙啊！正在無計可施，恰好那卖鼠药的就来了。（出門介）卖鼠药的，你向这里来！

〔卖药人上。〕

卖葯人　东西二京全走到，气死狸猫害鼠葯。

熊友蕙　你是卖鼠葯的？

卖葯人　是呀！

熊友蕙　你这葯可中用么？

卖葯人　我这葯漫說害老鼠，就是人吃了也活不了。

熊友蕙　这是五文錢，买与我些！

卖葯人　五文錢拿我一小包！

〔幕內：卖葯的往这边来！〕

卖葯人　好买卖，来了！（下）

熊友蕙　且喜有了鼠葯，这里有吃剩的面餅夾在里面，放在書架之上，这些書籍就可以無患了！

（唱）非是我下毒手害鼠性命，

怕只怕損坏了詩書古文。（下）

第　四　場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遭不幸我爹爹早把命丧，

母改嫁到尤門跟随亲娘。

母又死撇下我無人教养，

終日里受折磨暗自悲伤。

奴家苏戌娟。可嘆爹爹早死，随母改嫁尤家。不想母亲相繼去世，繼父見我如目內釘、肉中刺，与我前世無緣，每日吵鬧。正是：啞子难說黃連苦，奴今有苦也难言。

（唱）可嘆奴父和母俱已命丧，

可嘆奴在尤門少父無娘。

我繼父他見我对头一样，

举手打开口罵居心不良。

这几日又將奴衣裳卖当，

实可嘆这屋中断了米粮。

〔尤二上。〕

尤　二　（数板）

我也非良善……本是街头一穷汉。做买卖，担肉担，每日就在集上串。进庄村，到飯店，一塊片子卖一半。細思想，恨戌娟，賤人丧的我不卖錢。回家去將她管，必定打她一頓拳、一頓拳。

我尤二。父母早丧，前妻亡故。續个老婆又被閻王下請帖請了去了。她帶过来一个女兒，名叫苏戌娟。終日与我吵鬧，我的买卖又不順，肉又不卖錢，本錢归不上。不免回家与她吵鬧一場，总得跟她講个开交。說着說着到了，开門来！

苏戌娟　来了，你老人家回来了！

尤　二　呀呸！淡了你娘的嘴！我是你的什么人，劳不起你叫我一声。你就是这么你老人家回来了。我想这买卖不順，都是你这小賤人妨的我！

（唱）全不想我是你家中尊長，

你待我还不如鄰居街坊。

苏戌娟　（唱）进門来就和我紛紛乱嚷，

全不怕外边人說短道長。

尤　二　回头再說，給我端飯来！

苏戌娟　家中柴米俱無，拿什么做飯？

尤　二　放你娘的屁！

（唱）看别人养女兒勤儉織紡，

你为何坐家中亚似皇娘？

苏戌娟　(唱)咱家中柴和米并無一样，

　　　　　　你何不手捫胸自己思量？

尤　二　干脆你不用說了。明天我把你卖了，也省得你在家里丧我！

苏戌娟　呀！

　　　　(唱)說此話你全不前思后想，

　　　　　　背轉身哭一声我的亲娘。

　　　　喂呀，娘啊……(哭下)

尤　二　好哇！有事也哭，沒事也哭，好好的一份日子，都讓你給哭得家产尽絕了。我今天非管教管教你不可喲！

　　　　(唱)一陣陣不由人怒气冲上，

　　　　　　細思量打死她料也無妨。

　　　　戌娟，别走，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丧門星不可。

　　　　〔尤二作出門欲追介，尤氏上。〕

尤　氏　(唱)这几年兄弟家少来探望，

　　　　　　正行走来到了肉鋪門旁。

尤　二　姐姐到了，請坐！

尤　氏　有坐！

尤　二　姐姐好？

尤　氏　我好，兄弟你好？

尤　二　好。唉！

尤　氏　你們为何吵鬧？

尤　二　姐姐，您不知道，只因买卖不順，戌娟这个小賤人又不賢，我說她，她不听，还頂撞我。干脆打她一頓，再把她卖出去。

尤　氏　你滿嘴放屁！自从戌娟来到你家，終日吵鬧，就不

怕外人耻笑嗎！

尤　二　依姐姐之見？

尤　氏　依我之見，回去与你姐夫商議，交与你十五貫銅錢，你們合伙做个买卖，你看如何？

尤　二　就依姐姐，从今以后我不打罵她了。姐姐坐着，我去买点兒肚飢菜。

尤　氏　什么叫作肚飢菜哪？

尤　二　就是米。

尤　氏　你們还沒吃飯哪？

尤　二　誰說吃了飯了？

尤　氏　你快去吧！

尤　二　正是：可嘆衣物典卖净，飢一頓来飽一頓。

尤　氏　戌娟，我兒那里！

苏戌娟　（內）来了！（上）

（唱）适才父女对爭吵，

　　又听姑母喚声高。

尤　氏　兒呀，你父女为什么爭吵哇？

苏戌娟　我繼父要把我卖了出去，叫女兒如何不哭啊？

尤　氏　我也对他說过了，从今以后不再打你，若再打你罵你，你就背着他到姑母家来。

苏戌娟　孩兒記下了。

尤　氏　随姑母到后房說話来。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

苏戌娟　怎能梅花噴鼻香！

〔同下。〕

第　五　場

〔馮玉吾上。〕

馮玉吾　此事好生疑，对人实难提。

这是哪里說起？叫我媳妇迁进內房居住，为避熊家的嫌疑，誰想那熊友蕙也搬进內房。我要与他講論，又無有拿住他們的什么把柄，只可日后多多留心。先到鋪中做我的买卖要紧。（圓場，进門介）

〔熊友蕙上。〕

熊友蕙　天賜黃金环，貧不受人憐。

馮老板在鋪么？

馮玉吾　二相公，到此何事？

熊友蕙　我有金环一对，要兌換些錢米？

馮玉吾　拿来我看！（看介）哎呀，此环乃是我家之物，如何到了他手？哼！一定有毛病。我自有道理。二相公，这金环是你先人遺下的，还是借来的呢？

熊友蕙　家貧求助，从舍亲那里借来的。

馮玉吾　金环微細，小鋪难以作价，要鈔拿上几貫就是。

熊友蕙　尽在老板。

馮玉吾　慢着！你乃讀書之人，怎受背負之劳。明日差人送去如何？

熊友蕙　老板好意。謝謝了！正是：人情有冷暖，世路見高低。（下）

馮玉吾　啊，好个小賤人！我將金环与她，她竟將金环私贈情人。这……便怎么处？有了：不免叫我兒进房向媳妇索取金环，看她拿什么交还于我？金郎快来！

〔金郎上。〕

金　郎　媳妇長的眞好看，老子不叫兩团圓。

爹，叫我什么事呀？

馮玉吾　兒呀，你的媳妇啊——

金　郎　怎么着！我們要拜天地入洞房了嗎？

馮玉吾　哼！做了丑事了。

金　郎　做了什么丑事啦？

馮玉吾　为父將金环交你媳妇，她竟敢私贈与人。熊家那个穷生竟敢拿了金环前来兑換，是我將他支了回去。你快到你媳妇房中去要金环，看她拿什么交还于你。

金　郎　哎呀，小賤人，你身上的肉，我也咬你几口！

馮玉吾　兒呀，父先告他窃盜之罪，也不屈枉他，待我說与乡約地方知曉。（下）

金　郎　好哇，好哇！熊友蕙你把老子一朵鮮花你采了去了。

（唱）听一言气得我站立不定，

狗賤人与別人有了私情。

你嫌我身不全五官不正，

〔鼠形上，叫介，送餅介。〕

金　郎　（唱）猛听得老鼠叫吓了一惊。

怪不得我們这家不得太平，青天白日老鼠就吱吱乱叫。哎呀，这兒有个面餅。是了，想是这賤人与奸夫吃的。你們吃的，难道我吃不的？你看这个餅，这半張倒好，那半張有土我不吃它，把它丢在桌上，吃这半張，吃在肚子里头倒受用。

侯三姑　（內）門外是誰呀？

金　郎　是誰？好，是你汉子。你、你、你、你快快出来有話問你。

侯三姑　（內）来了！（上）

（唱）忽听得喚声忙言語冲撞，

無奈何出房来細問其詳。

做童媳且学那妇随夫唱，

为什么气冲冲臉色焦黃？

你喚我何事？

金　郎　我且問你：我爹爹叫你迁进內房居住，怎么那熊友蕙也搬进內房，是什么緣故？

侯三姑　人家的事我如何知道？怎么問起我来！

金　郎　这話我也不問你，昨天交給你的金环宝鈔拿来我看！

侯三姑　前日我放在桌子上，一时睡着，醒来不見。想是你們拿去，怎么反来向我索取。

金　郎　呀啐！放你娘的屁。你明明私贈給情人啦，还說我們拿去。小賤人，虽說大爷長的丑，并沒錯待你，你就有了私心，叫我当烏龟、变王八，你想我当不当！

侯三姑　这是哪里說起！

(唱)听他言不由我怒气上涌，

無故地將奴家推落泥中。

我本是貞节女幽嫻貞靜，

出此言眞与那禽兽相同。

金　郎　(唱)气得我身顫抖腹中疼痛，

哎呀，不好，不好！

(唱)不由我一陣陣热汗騰騰。

莫不是那張餅有甚毛病？

大睁眼我面前認人不淸。

老爹爹快搭救孩兒性命。

要干，要干！(乱摇介)

嘆只嘆父子們不能相逢。

〔金郎死介，下。〕

侯三姑　不好了！

(唱)又只見我哥哥一命断送，

吓的我一陣陣汗流無旁。

縱然是哭嚎啕也是無用，

我不免請公公快說其情。

公公快来！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忽听嗅声忙，家丑要外揚。

媳妇何事大惊小怪起来？

侯三姑　哎呀公公啊，我哥哥腹內疼痛，他他他……死了！

馮玉吾　我兒在哪里？

侯三姑　在这里！

馮玉吾　哎呀，兒呀！

(唱)小賤人与奸夫害兒性命，

那奸夫是何人快說分明。

你家哥哥怎么死的？

侯三姑　我哥哥向我討取金环、宝鈔，誰知他竟腹痛而死了。

馮玉吾　那金环你可曾交付于他？

侯三姑　当日放在桌上，你們拿去，怎么还来問我！

馮玉吾　怎么，我們拿去？(示环介)这不是金环，你明明私贈与人，又把我兒害死，你謀死亲夫該当何罪？哎呀，我那死的不明白的兒呀！

(唱)叫我兒陰曹路慢慢相等，

父和你閻罗殿携手同行。

这才是平白的家門不幸，

我扯你到公堂去把冤伸。

侯三姑　此事屈死人也！

(唱)你看那青天上紅日照正，

我乃是閨門女怎敢胡行！

媳妇眞無此事，公公还要細訪明白。

馮玉吾　哎呀，且慢！我若高声，小賤人行了短見，如何是好？（想介）我自有道理：媳妇当眞無有此事？

侯三姑　是。

馮玉吾　我也明白了。回房去罢！

侯三姑　喂呀，哥哥呀！……（泣下）

馮玉吾　此时不报，等待何时。找乡約地方报官就是。走，走，走！（下）

第　六　場

〔四衙役，書吏，門子引郭玉智上。〕

郭玉智　（引）身受皇恩，为黎民，判断寃情。

（詩）蒙恩守百里，

　　人地兩相宜；

　　爱民如赤子，

　　上天也难欺。

下官、郭玉智。湖北人氏。自幼苦讀詩書，得中二甲进士。蒙聖恩身受知县，分發江苏，現署山陽县正堂。今朝地方报道：馮玉吾家中毒葯害死人命。本县亲自相驗，果然因毒而亡。故此升堂問案。来！將馮玉吾一案人犯帶上来！

衙　役　是。人犯帶上来！

〔二班头押熊友蕙、馮玉吾、侯三姑上。〕

熊友蕙
馮玉吾　老爷寃枉啊！
侯三姑

門　子　听点！

熊友蕙
馮玉吾　是！
侯三姑

門　子　馮玉吾。

馮玉吾　有。

門　子　熊友蕙！

熊友蕙　有。

門　子　侯三姑！

侯三姑　有。

門　子　地方！

地　方　在。

郭玉智　馮玉吾，地方下去！

〔馮玉吾、地方下。〕

郭玉智　熊友蕙我看你头帶儒巾，乃是讀書之人，为何做此犯法之事？

熊友蕙　哎呀，大老爷呀！

（唱）自幼兒讀詩書頗知敎品，
　　守禮法从未有蕩檢逾行。

郭玉智　他家金环，如何会到你家，还不从实的講！

熊友蕙　大老爷呀！此金环乃是小人抽書，在書架之上偶而拾得，若是侯氏私贈，小人不去隐藏，反到他家开的店中兌換，哪有如此愚蠢之理？大老爷呀！

（唱）若是她私贈我便当藏隐，
　　我豈肯到她家自露私情。

郭玉智　她家迁房在內，你为何也迁房在內，还說無有！

熊友蕙　小人迁房在內，是奉了兄長之命。小人眞是寃上加寃了！

（唱）遵兄命为讀書內房迁进，

又誰知竟因此种下禍根。

郭玉智　既是謀賴不肯实招，往下跪！侯三姑上来！

侯三姑　大老爷！

郭玉智　擎起面来！

侯三姑　大老爷！

郭玉智　低头。哎呀，这女子生的月容粉面，金郎身帶殘疾，这女子心中不安，自然生出事来。你將私通奸夫毒死本夫之事，从实招来！

侯三姑　大老爷容禀：

(唱)小女子在家中謹守閨訓，

說什么害人事全不知情。

郭玉智　不必掩飾，我只問你与奸夫同謀害死本夫之事，从实招来！

侯三姑　哎呀大老爷呀！小女与熊生虽一牆之隔，从未見面，若問同謀实在寃枉。太爷呀！

(唱)我和那熊相公从未見面，

这件事望太爷仔細詳参。

郭玉智　金郎进房索取金环，既未送与熊友蕙，就該拿將出来。你今既是無有金环，那就是贈送奸夫，又用葯灌入金郎之口將他害死，是也不是？

侯三姑　太爷呀！

(唱)那金环放案上醒来不見，

要說是私贈送潑天奇寃。

郭玉智　往下跪！熊友蕙上来！

熊友蕙　大老爷。

郭玉智　你迁房在內，这是一証；露出金环，这是二証；金郎中毒身死，这是三証。还敢瞞哄本县，快快从实招来！

熊友蕙　無有此事！

郭玉智　不动大刑，料你們不肯实招，拶起来！

〔衙役、班头拶介。〕

衙　役
班　头　有招無招？

熊友蕙　無有招的！

侯三姑　有招！

郭玉智　松刑。招上来！

熊友蕙　無有招的！

众　　　不招！

〔禁子暗上〕

郭玉智　不动大刑，料你不招。禁子！

禁　子　有！

郭玉智　夾起来！

〔衙役、班头、禁子夾介。〕

衙　役
班　头　招！
禁　子

熊友蕙　有招！有招！

郭玉智　招上来！

熊友蕙　（唱）那夜晚見当空月明星亮，
我二人借月光配成鴛鴦。

郭玉智　松刑。侯三姑，熊友蕙說了实話，你还不招来！

侯三姑　小女子受刑不过，願招葯死亲夫之罪。
（唱）我丈夫索金环胡罵乱嚷，
我一时竟动了害人心腸；
灌一杯毒葯酒金郎命丧，
为的是与熊生地久天長。

郭玉智　刑房，叫他二人画供！

書　吏　画供！

郭玉智　熊友蕙將十五貫錢鈔，当堂交出！

熊友蕙　哎呀，大老爷！奸情是实，害人是眞；若問十五貫錢，实实未曾得見！

郭玉智　禁子上刑寄监，等候交了十五貫錢，再行結案。

禁　子　当堂上刑，犯人收监嘍！

〔禁子押熊友蕙、侯三姑下。旗牌上。〕

旗　牌　奉命差遣，概不由己。

郭老爷請了！

郭玉智　請了！到此何事？

旗　牌　奉都爷之命，言貴县为官清正，举荐官升常州府尹，衙下各事不必交待，即刻走馬上任。

郭玉智　貴差回复督爷，下官受命，即刻上任。

旗　牌　請！（下）

众　　与大老爷叩賀天喜！

郭玉智　將印信交与学理师爷掌管。搭轎！

〔同下〕

第　七　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天下無难事，就怕一字穷。

我、熊友蘭。只因别了兄弟，在此做了艄工，奉主人之命船行江南，路过淮安，且喜可与兄弟相見一面。

〔二船夫上。〕

船夫甲　船头無浪行千里，

船夫乙　当时順風走万州。

熊友蘭　众伙計請了！客商們立刻登舟，將舵須要把穩了！

〔三客商与陶复朱上。〕

陶复朱　跨鶴揚州問客檣，

客商甲　潯陽江口乘游風；

客商乙　姑苏曠野景一处，

客商丙　忽听寒山报曉鐘。

陶复朱　众位請了！

众　請了！

陶复朱　我們都是四方客商，今日相会一处，眞乃三生有幸也！

众　我們船上都是苏州土产，卖了出去倒有三五分利息。

陶复朱　咱們大家同坐艙中，叫船家开船！

众　开船！

陶复朱　列位你們看苏州一片好風景也！

(唱)观苏州眞果是繁华世界，

　　檣接檣船連船好似長街。

客商乙　(唱)作生意走江湖長年在外，

客商甲
客商丙　(唱)为利息苦奔波你往我来。

陶复朱　你我为商，虽然东走西奔受些辛苦，但是比起为农的春种秋收，眞是半載辛苦，还不如我們快乐。更有那讀書之人，越發是穷酸者多，發达者少。还有書未讀成，反倒遭了杀身之禍，你道慘也不慘？

客商乙　有这等事，何不講来大家一听！

陶复朱　我那一日路过淮安，听得大街小巷，紛紛傳說：有一書生住在胯下桥头，隔壁馮姓家中有一童养媳，他

公公恐隔壁嫌疑，命他媳妇迁进內房。誰想那書生也是那日迁进內房。她那公公因而疑心頓起。偏巧她公公將一对金环和十五貫宝鈔命他兒媳收藏。他那媳妇把金环、宝鈔放在桌案之上，因为困倦睡去，醒来不見金环、宝鈔。也不知那金环怎样到了隔壁，被那書生在架上書內拾得。那書生家道貧寒以为天賜，便拿金环到隔壁馮家兌換。那馮家認出金环是他家之物，命他兒子进房与他媳妇索取金环，又不知他兒子为何一时服毒而死，那馮家在山陽县呈告，那县官竟將書生与童养媳，屈打成招，問成通奸謀死之罪，上刑收监了！这豈不是書未讀成反而惹下杀身之禍了么？

众　　眞是冤枉！

陶复朱　这还不算冤枉。誰想县官高升，换了新官到任，不肯放手，終日过堂追繳那十五貫錢鈔。那書生無力可交，天天打那書生，只打得遍体伤痕，周身無有好处。你們想是冤枉不是冤枉？

众　　可知那書生姓什么？

陶复朱　这……姓熊。

众　　他叫什么名字？

陶复朱　他叫什么熊友蕙。

〔熊友蘭听介。〕

熊友蘭　哎呀！

（唱）听一言吓得我魂飞天外，（跌倒介）

陶复朱　什么响动？

船　夫　是熊大郎听見各官說話，跌下船来！

众　　在哪里？

船　夫　随我来。（小圓場）

陶复朱　將他喚醒！

船　夫　大郎醒来！

客商丙　我当是翻了船了？醒来，醒来！

熊友蘭　（唱）气悠悠眼难睜如醉如呆。

　　　　可嘆我同胞弟身入苦海，

　　　　此时間想不出一条計来。

陶复朱　我們方才說那姓熊的，你为何这般光景？

熊友蘭　那姓熊的是卑人的胞弟。

陶复朱　原来如此！

熊友蘭　（唱）他是我同胞弟豈不憐愛，

　　　　因隔壁馮玉吾有一女孩。

　　　　念詩書一牆隔恐生禍害，

　　　　临时行我命他迁移書齋。

陶复朱　听你这般說話，莫非尊家也是讀書之人么？

熊友蘭　老客長，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实告了。卑人为了貧寒，情願在这里作个艄工，挣些工价，貼补家用，为的是兄弟將来功名成就，誰想今日呵！

（唱）因家貧弟在家卑人出外，

　　　　成全他功名就展他奇才。

　　　　我兄弟多謹慎从不做歹，

　　　　听此事倒叫我好不明白。

陶复朱　令弟身遭大难，日夜盼你回去，交出十五貫錢鈔，免他皮肉受苦。

客商甲　要是無錢，鈔也使得么？

陶复朱　唉！你是怎样講話。鈔也是錢，錢也是鈔，如何使不得？

熊友蘭　哎，众位客長！

（唱）十五貫錢和鈔無处借貸，

嘆兄弟这寃枉抱恨長埋。

陶复朱　慢着！这船上也有数人，或三貫，或五貫，贈他十五貫如何？

客商甲　我們商議商議。

客商丙　为他的事，我們不出錢的。

陶复朱　怎么你們不出錢？难道天地之間就無有慈悲之人了么！我陶复朱，吳錫人氏，一十八岁为商。今春五十六岁。在江湖之中走了三十余年。到了哪个碼头上不化費几兩資財？何况这几貫錢！不用你們出了。老汉独自助他十五貫錢鈔。熊大郎过来。这是一五、一十、十五，共十五貫。拿去救你兄弟去罢！

熊友蘭　多蒙大恩，便是我弟兄再生父母。請上受我一拜！

（唱）請轉上熊友蘭我有一拜，

慈悲心眞是那观音如来，

有一日我弟兄离脱苦海，

当做了父母敬也是应該。

陶复朱　熊大郎，天气尚早，赶下船去！

熊友蘭　扶我一把。（船夫扶蘭下船介）急走不擇路，只恨步履迟。

（下）

众　　开船！

〔同下。〕

第　八　場

〔尤二上。〕

尤　二　背負十五貫，姐丈贈銅錢。

我、尤二。背負十五貫銅錢，是皋桥我姐丈贈的。

又留我飲酒吃飯，不覺喝多了点兒酒，醉了！

(唱)抬头观看月正南，

急急走来莫迟延。

醉眼朦朧抬头看，

行来已到自家門前。

开門来！

〔秦古心上。〕

秦古心　蒙头正睡觉，何人把門敲？

哪位呀，(开門介)尤二哪里来的这些錢哪？

尤　二　叫錯門了。你老人家不知道，这是皋桥我姐丈贈我的十五貫銅錢，約下一处做买卖。不想多吃了几杯，喝醉了，我錯叫了門啦。

秦古心　这样說起来你要發財了。我明日約四鄰与你恭賀恭賀！

尤　二　不敢劳动你老人家。

秦古心　你吃醉了。回去罢！(下)

尤　二　吃醉了，叫錯了門啦！(圓場)这才是哪，开門来！

〔苏戌娟上。〕

苏戌娟　繼父出門去，不見轉回归。

尤　二　开門！

苏戌娟　爹爹回来了，哪里来的这許多錢鈔？

尤　二　慢着！我叫門，这个丫头慢慢給我开門。有了，待我吓唬吓唬她！兒呀，这样荒年誰有錢鈔贈我！

苏戌娟　哪里来的？

尤　二　这个……張先生有一女兒要出嫁，短一陪房的丫头，我將你卖了十五貫錢，与人家做丫头去了。

苏戌娟　苦哇！

尤　二　把話說明白了。好笑，好笑，我要睡覚了！

〔吐介、臥介。〕

苏戌娟　且住！我繼父將奴卖与別人做了丫头，这便如何是好？有了，我姑母言道，我繼父再做不端之事，叫我逃往她家，幸喜他已睡熟，不免逃到姑母家中便了！

（唱）黑夜里孤身女怎好行走，

想至此不由人愁鎖眉头。

尤　二　（說夢話介）明天就把丫头送了去。

苏戌娟　（唱）听他言吓得我身体乱抖，

这才是前世里未把德修。

〔打二更〕

老爹爹你为何不思前后？

怎忍得卖女兒去作丫头！

〔打三更〕

又听得譙楼上三更时候，

不由人心酸痛珠泪交流。

哭亲娘想見面不得能够，

至皋桥見姑母細說根由。（下）

婁阿鼠　（內）啊哈！（上）

耍錢輸穷汉，狗咬背运男。

我、婁阿鼠。無錫县人。自幼好賭，可是每賭必輸，越輸越賭，越賭越輸。前兩天跟朋友借了几串錢，指望撈撈本兒，誰知道也輸了。前边是尤二的家，門兒大开，待我跟他再借几串錢。进去看看。尤二！尤大姐！怎么都睡着了，灯也不吹。呦！吓了我一

跳。原来是把斧子，待我拿了它換几个錢兒！唉，一把斧子能値多少要它何用？嘿！有了，你看尤二床下許多錢鈔，拿他几串，好去撈稍。拿他的。

（念数板）

手又忙，脚又乱，

心中怕，胆中寒。

尤　二　哎呀！

婁阿鼠　（接念数板）

你睡覚，別叫喚，

拿了一貫又一貫，

尤　二　有賊！

婁阿鼠　（接念数板）

叫你別喊就別喊，

斧子一举向你鬧着玩。

（婁阿鼠劈死尤二介。）

哎呀，怎么一时失手，一斧子他就死了！你不嚷了，你也不說話啦，你死了不怨我，也是你命該如此。人命关天，非同小可。此时無人，走了为上。且慢！一不作二不休，將錢拿他个干干凈凈。就是这个主意！

（念数板）

拿了一貫又一貫，

一共十五貫。

再到賭博場中走一番、走一番。

走！走！走！（下）

〔秦古心上。〕

秦古心　只因昨夜事，紧記在心头。

老汉秦古心。只因尤二昨日晚間回来言道，他姐丈

送他十五貫銅錢要开个买卖。故此約会四鄰与他賀喜，待我先去知会。呀！門兒大开，待我进去。尤二！尤大姐！怎么無人应声。你看尤二睡在床上，还未醒来，真是人叫他油葫蘆，一些兒也不錯。門兒不关就是这样困睡，待我推他醒来。不好了，是何人將尤二杀死了？四鄰快来！

〔众鄰居、婁阿鼠上。〕

众鄰居　一家有事，四鄰不安。

秦伯伯什么事？

秦古心　只因昨夜尤二回来，身背十五貫銅錢，他言道：是他姐丈送与他做生意的。老汉今日前来看他，不想被人杀死了！

众鄰居　真有此事么？

秦古心　大家看来。

众鄰居　这怎么办？

秦古心　你我大家与他报官。

婁阿鼠　我可不能去！

众鄰居　为何不能去？

婁阿鼠　昨天輸了不少錢，今天还要去撈稍！

秦古心　一同走走！

婁阿鼠　不能不能，撈稍要紧！（下）

秦古心　你我大家与他报官便了！

众鄰居　如此走啊！

〔众鄰居同下。〕

第九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唱）我兄弟向不作为非之事，

　　　　　　無故地入监中身受冤屈。

　　　　我、熊友蘭。只因在船中听見兄弟凶信，魂不附体.多亏老客商陶复朱大恩人贈我十五貫銅錢，叫我回交山陽县，以免兄弟受苦。来此無錫县。只因身負銅錢甚重，鷄鳴而起，慢慢行走便了。

　　　　（唱）恨不得插双翅飞回家去，

苏戌娟　（內）君子慢走！

熊友蘭　（接唱）忽听得有人叫甚是蹺蹊。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只因为他不仁我才不义，

　　　　　　离开了鉄樊籠展翅高飞。

　　　　請問君子，这是往皋桥去的路么？

熊友蘭　此地离皋桥还有二三里路，大姐要往皋桥去么？

苏戌娟　可嘆奴家受繼父折磨，無奈到皋桥探望亲戚。

熊友蘭　大姐要到皋桥探望亲戚，不嫌牽挂，和卑人一同伴行。

苏戌娟　君子不嫌牽挂，情願同行。

熊友蘭　随我来！

苏戌娟　如此君子前行。

熊友蘭　走哇！

　　　　（唱）但願得到山陽完結官事，

　　　　　　肩扛着十五貫沉重难持。

苏戌娟　（唱）走得我双脚痛長吁短气，

　　　　　　羞慚慚怎对那君子說知。

熊友蘭　大姐为何不走？

苏戌娟　奴家兩足疼痛，难以行走，不如歇息歇息再走。

熊友蘭　卑人身背重物，也要歇息歇息再走。

〔二班头、四衙役、秦古心上。〕

秦古心　二位聞听人說：前面有一男一女行路，大家赶上。

班头甲　柳林下坐着一女子，草坡上坐一男子，还有好些銅錢，不知是与不是？

秦古心　待我看来，他正是尤二的繼女苏戌娟。

班头甲　待我看来。原来是个标致女子。帶了！

苏戌娟　帶我为何？

秦古心　住了！你私自逃走，想要連累老汉不成？

苏戌娟　远方探亲，古之常礼。怎見得連累你老人家？

秦古心　你杀死繼父，盜了十五貫銅錢，还說"古之常礼"！

班头甲　住了！我們奉了老爷之命，捉拿凶手来了！

班头乙　你小小年紀，竟敢杀死人命。这是批票，你去看来！

苏戌娟　哎呀，我繼父怎么被人杀死？吓死我也！

(唱)听一言不由人伤心落泪，

我爹爹昨夜晚吃酒醉归。

他言道將奴家卖为奴婢，

誰知道躲灾难又出是非。

熊友蘭　啊，大姐你有事，我也有事，我要趕路！

班头乙　你是凶手，你走了哪个替你偿命？

熊友蘭　这話从何而起！难道路上行走之人，一个个俱是凶手不成？

秦古心　不用說，看看他有多少錢！

班头甲　一五、一十、十五貫錢！

熊友蘭　这不是我的錢！

秦古心　不是你的錢，哪里来的？

熊友蘭　(唱)十五貫是船中客商周济，
在中途遇見他姓名不知。

秦古心　就是你的錢也免不了当官辯理。先到他姑母家中打了質对，再去見官。不用在此耽悞！

熊友蘭　哎呀！
(唱)平白地遭下了天大禍事，
到公堂見問官再訴寃屈。

〔圓場，行介。〕

苏戌娟　(唱)我繼父因何事被人杀死，
連累了同行人身受寃屈。

〔尤氏上。〕

尤　氏　(唱)猛听得門兒外哭哭啼啼，
开門看原来是我的侄女。

苏戌娟　哎呀，姑母救命罢！

尤　氏　众位帶我侄女何事？

秦古心　尤大姐，你兄弟被人杀死了！

尤　氏　哎呀，兄弟呀！(哭介)

班头乙　你可認得这錢鈔嗎？

尤　氏　这是与我兄弟一同做买卖的，还与我罢！

班头甲　你再看看这个可是你令侄女婿！

尤　氏　杀了我兄弟敢么有他！

班头甲
班头乙　就是他！

尤　氏　好賊！盗去我十五貫錢鈔，又拐走我的侄女，老身豈肯与你甘休！
(唱)賊强盗怎忍心杀我兄弟，
盗宝鈔又拐帶我的侄女。

我打你几下先出口气！

班　头　不必打他，关了門戶，同到县衙听审！

苏戌娟　姑母，救命啊！

尤　氏　小賤人！

〔同下。〕

第　十　場

〔四衙役、一門子、一書吏、陶云好上。〕

陶云好　（引）做官不与民做主，智不明白心糊塗。

下官、陶云好。自幼不爱讀書，捐納無錫县知县。今日清早有皋桥地方尤二被人杀死，本县亲自驗看，确是因伤身死。命差役捉拿凶手，未見到来！

〔二班头上。〕

班头甲
班头乙　禀老爷：凶犯拿到。

陶云好　帶上来！

班头甲
班头乙　帶凶犯！

〔熊友蘭、苏戌娟、秦古心、尤氏上。〕

熊友蘭
苏戌娟
秦古心
尤　氏　老爷冤枉！

陶云好　去掉刑具。报名上来！

熊友蘭　小民、熊友蘭。

苏戌娟　小女子、苏戌娟。

陶云好　这老头子哪？

秦古心　秦古心。

陶云好　老婆子？

尤　氏　尤氏。

陶云好　熊友蘭，你怎么盜去十五貫，杀死尤二，从实招来！

熊友蘭　老爷呀！

（唱）听兄弟在家中身遭禍难，

受屈抑被羈押不白之寃。

商船客陶复朱慈生一念，

他贈我十五貫救弟出监。

陶云好　怎么十五貫是客商在船中贈你的，名叫陶复朱，是某月某天？

熊友蘭　是本月十五日。

陶云好　来！

班　头　有！

陶云好　去察船簿，本月十五日可有陶复朱过关，禀我知道！

班　头　遵命！（下）

陶云好　苏戌娟，你怎么私通奸夫，害死繼父，从实招来！

苏戌娟　太爷呀！

（唱）我爹爹回家时天色已晚，

吃醉酒昏沉沉倒在床前，

只見他背錢鈔一十五貫，

說此錢卖民女去作丫环。

陶云好　尤氏，你兄弟怎样死的，从实訴来，不要誣告好人！

尤　氏　大老爷！

（唱）我兄弟無生計实堪憐念，

贈与他十五貫宝鈔銅錢，

那一日回家去天色已晚，

賊强盜害我弟命丧黃泉。

陶云好　秦古心，你和尤二旣是近鄰，又是一牆之隔，他家杀人，难道說你听不出一些动靜来？

秦古心　大老爷，有一天初更时候有人叩門，是我开門看見尤二背負十五貫錢，他說是他姐丈贈他，約他一处做买卖。故此約四鄰与他恭賀，不料被人杀死。大老爷呀！

（唱）是小人清早起去把他看，

見尤二被杀死僵臥床前。

熊友蘭若不是杀人凶犯，

为什么十五貫扛在他肩？

〔班头上。〕

班　头　稟老爷：小人奉命去到船局稽查堂簿，并沒有什么陶复朱，只有河南邓清过去！

陶云好　熊友蘭，那陶复朱不曾过关，如今你还有什么說的？

熊友蘭　此錢实实是陶复朱所贈，望大老爷查看明白。

陶云好　料你也不肯說实話呀！来，与我打！

〔班头打介。〕

班　头　招！

熊友蘭　無有招的！

陶云好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看大刑！

班　头　看大刑！

〔上夾棍介。〕

陶云好　有招無招？

班　头　有招無招？

熊友蘭　無有招的。

班　头　太爷他不招。

陶云好　收！

班　头　啊！

熊友蘭　受刑不过，願招！

班　头　願招！

陶云好　松刑。招来！

熊友蘭　哎呀天哪！俺熊友蘭遭此冤枉，这一画供，性命休矣！

(唱)是小人見財色行凶作惡，

为奸情杀尤二命見閻罗。

陶云好　苏戌娟招来！

苏戌娟　(唱)小女子只曉得勤劳織紡，

杀人事全不知怎能承当？

陶云好　你不承当，熊友蘭既已画供，还怕你不招。来，給我打！

班　头　打！

苏戌娟　願招！

班　头　画供！

〔苏戌娟画供介。〕

門　子　俱已画供，刑房行文，將此案过常州府查收。来！將熊友蘭、苏戌娟，各收各监，帶下去！

众　啊！

〔禁子暗上，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陶云好　尤氏、秦古心听候过府。下去！

〔尤氏、秦古心下。〕

陶云好　將文書交与典史押解过府！

众　啊！

陶云好　这么一件案子，本县可算得审問不屈。正是：虽然

自幼讀書少，練达人情我为高！掩門！

〔同下〕

第十一場

〔四衙役、典史上。〕

典　史　身住公衙內，殷勤奉上人。

我乃典史是也。奉大老爷之差，押解熊友蘭一案犯人上常州过府。伙計們走來！

〔二班头上。〕

大班头　上命差遣，

二班头　概不由己。

大班头
二班头　叫我們来，有什么話說？

典　史　奉老爷之命押解熊友蘭一案过府，喚他們来走路。

大班头
二班头　熊友蘭、苏戌娟走动啊！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唱）万不想飞来禍从空而降，

与女子同路行追悔难当。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悔不該私出走行事莽撞，

却連累無辜人身遭禍殃。

熊友蘭　大姐！

（唱）但不知杀人犯如今何往？

連累我行路人無故遭殃。

苏戌娟　（唱）劝君子免憂思暫把心放，

到府衙再申訴自可無妨。

众　　走！走！走！（同下）

第十二場

〔四衙役、門子、書吏、郭玉智上。〕

郭玉智　(引)四品黃堂，管百姓，免受寃枉！

(詩)身授常州府，

荒年百姓苦。

豁免納粮賦，

要与民作主。

本府、郭玉智。初任山陽县，政簡刑輕，懶动硃笔，上司見爱，举荐常州府正堂。清早無錫解来一案，趁此午堂审問一番。人役們，吩咐無錫县典史抱原案卷宗上来！

衙　役　無錫县典史抱原案卷宗上来！

〔典史上。〕

典　史　無錫县典史告进！叩見大老爷！

郭玉智　起来！

典　史　謝大老爷！

郭玉智　將犯人帶上来！

門　子　帶犯人！

〔二班头押熊友蘭、苏戌娟上。〕

班　头　犯人进！

門　子　听点！

郭玉智　熊友蘭！

熊友蘭　有！

郭玉智　苏戌娟！

苏戌娟　有！

郭玉智　典史，本府看熊友蘭呈詞，事有可疑，那十五貫乃

是船中陶复朱所贈，你老爷就該查明才是！

典　史　我家老爷稽查堂簿，那日只有河南邓清过关，幷無陶复朱在內。

郭玉智　巧辯！熊友蘭跪上来，你怎样杀死尤二，盜去十五貫就該实說！

熊友蘭　大老爷！

(唱)山陽县与無錫相隔甚远，

非亲故非夙識怎能通奸？

郭玉智　苏戌娟上来！

苏戌娟　爷爷！

(唱)小女子只曉得勤儉織綫，

望太爷据招呈細細詳参！

郭玉智　在無錫旣已招認，为何到此翻供，不动大刑，料你們不招！

熊友蘭　大老爷！

(唱)在無錫受苦刑皮肉糜爛，

沒奈何画招供实負奇寃。

苏戌娟　(唱)望青天發慈悲救苦救难，

念民女蒙不白伶仃可憐。

郭玉智　不肯实招，来，看大刑伺候！

熊友蘭　哎呀老爷呀！念小人实在寃枉，身上刑伤未愈，再也打不得了！

郭玉智　扯下去！

苏戌娟　哎呀，老爷呀，不要再打無辜之人。杀父之事，是，是，是小女子一人所为！

郭玉智　叫她画供！

众　　　画供！

苏戌娟　是。(画供介)

郭玉智　帶下去！

〔禁子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郭玉智　典史回衙！

典　史　謝大老爷！(下)

郭玉智　曾記得本府在山陽县任內有因奸致死一案，凶犯名叫熊友蕙，今日此案凶犯名叫熊友蘭也是因奸致死人命，看他們的名字好似弟兄二人，若果是一母所生，倒也可嘆，倒也可恨！正是：人情險惡休輕信，須知世路本崎嶇。掩門！

〔同下。〕

第十三場

〔中軍胡連上。〕

胡　連　(詩)严法森森不輕饒，
　　　　曾記典謨有臯陶。
　　　　但学孔聖三分禮，
　　　　莫犯蕭何律一条。

俺乃应天巡撫标下中軍胡連是也。我家大人連日挂牌，审了数十起案件。今日又审常淮二府囚犯。这般时候大人未曾开門！

〔幕內喊：門开。〕

〔大吹打。四龙套、四劊子手上，双进門，二班头暗上。〕

胡　連　淮安解子！

班　头　有！

胡　連　人犯可曾齐备？

班　头　齐备了！

胡　連　叫他們上来！

班　头　众犯人上来！

〔熊友蕙、侯三姑、郭大道、霍期天上。〕

胡　連　一起奸杀事。熊友蕙！

熊友蕙　有！

胡　連　侯三姑！

侯三姑　有！

胡　連　一起得財伤主事，郭大道！

郭大道　有！

胡　連　一起放火伤人事，霍期天！

霍期天　有！

胡　連　小心解进去！

班　头　报門！犯人告进！

〔熊友蕙等原人过場下〕

胡　連　大人怎样吩咐？

班　头　大人吩咐，众犯分头寄监，熊友蕙暂寄司獄，侯三姑押往苏州府监中。

胡　連　小心解往！

班　头　是。

胡　連　掩門！

〔同下〕

第十四場

〔二班头上。〕

大班头　伙計，大人吩咐下来，众犯分头监禁，熊友蘭暂寄司獄，苏戌娟押往苏州。熊友蘭走动啊！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哎！

（唱）受朝审定罪刑慘無天日，

只因为十五貫惹下是非，

未杀人却犯了杀人刑律，

到如今縱有翅也难高飞。（圓場）

班　头　禁子！

〔禁子上。〕

禁　子　虎头門里逃生少，枉死城中寃鬼多。

何事？

班　头　犯人一名，交与你，小心看守！（下）

禁　子　进去罢！

熊友蘭　大哥見礼了！

禁　子　你叫什么名字？

熊友蘭　罪人熊友蘭。

禁　子　朝审过了？

熊友蘭　朝审过了。

禁　子　朝审过了，不要在这里。

熊友蘭　該在哪里？

禁　子　来，有間小屋兒，你到那兒去吧。待我禀报獄官好上号簿，你进去罢！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点兒进去！（下）

熊友蘭　哎，想我自己也有不該之处：一不該負重早行，二不該与女子交談。事到如今埋怨誰来！

（唱）到此时成鉄案如何昭雪，

我不該忘却了男女有别。

这也是丧行檢自作之孽，

又誰知因交談竟为禍阶！

哎呀，棒瘡疼痛，不免就地睡了罢！

〔幕內：押熊友蕙走动！〕

〔班头押熊友蕙上。〕

熊友蕙　哎，老天爷呀！

（唱）無故的把好人这般牽扯，

过府道审情由多受磨折。

悔不該將書室迁移內舍，

可嘆我滿腹冤無处去說。

班　头　禁子！

〔禁子上。〕

禁　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寻。

什么事？

班　头　犯人一名交你好好看守！（下）

禁　子　进去！

熊友蕙　大哥有礼了。

禁　子　你叫什么名字？

熊友蕙　罪人熊友蕙。

禁　子　朝审过了？

熊友蕙　朝审过了。

禁　子　朝审过了不該在这么！

熊友蕙　該在哪里？

禁　子　那么有一間屋子，那里头有一个死囚犯，你們在一处安身，进去罢。半夜三更他媽的坐监来！待我报与獄官，好上他的号簾！（下）

熊友蕙　想我熊友蕙在家永不出門，不料好端端生出这样大禍！

〔起一更〕

起了更了！

（唱）你看那朔風起寒冷难过，

怕只怕今日里难以走脱。

哎，适才禁子言道：这屋中还有一死囚犯，这边厢不見动静，待我摸他一摸。原来睡熟，这是甘心受罪，若是我熊友蕙如何睡的着嘔！

（唱）渾身上疼的我实实难忍，

坐不安站不稳如刀割心。

哎呀，棒瘡难忍，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就地睡下了罢！

〔二更〕

熊友蘭　（唱）地潮湿身疼痛实难安睡，

〔內喊：熊友蕙〕

熊友蘭　哎呀！

（唱）一声喊吓得我胆顫魂飞。

哎，想我如今死也不悔，但只是我那兄弟呀！

（唱）都只为来救你心中急切，

在泉桥遇女子一路同偕，

到此时蒙奇冤身遭縲絏，

怕的是弟兄們一同斬决。

事到如今，不必胡思乱想，不免还是倒地睡了罢！

〔三更。〕

熊友蕙　啊，听那人声音好似我兄長，想我身陷牢獄之中，他不前来营救，怎么今日他也来到此地了！

（唱）他在外作艄工逍遥岁月，

全不顧手足情將我抛撇。

哥哥呀，哥哥！难道你就不想兄弟熊友蕙了么？

（唱）在家中相对話遂成永訣，

講什么棠棣花壎箎調协！

熊友蘭　哎呀，你方才說什么熊友蕙，你是何人？

熊友蕙　我就是熊友蕙。你是哪个？

熊友蘭　我是熊友蘭。

熊友蕙　怎么講，你就是我兄長？哥哥呀！

熊友蘭　（唱）不曾想弟兄們相逢今夜，

熊友蕙　（唱）怕只怕免生离又要死別。

熊友蘭　兄弟，里边黑暗看不清楚，幸喜門外尙有月色，你到外边一些，待为兄看你一看。

熊友蘭　（唱）黑暗里無灯光且寻明月，

熊友蕙　（唱）果然是同胞兄用手相挈。

　　問兄長因何故也遭縲紲？

　　为什么受刑伤步履蹀躞？

熊友蘭　兄弟呀！

（唱）在船中听兄弟身遭縲紲，

怎么哥哥在船上就知道兄弟受罪么？

熊友蘭　（唱）能交出十五貫可把案結。

多亏船客之中有一位陶公啊！

熊友蕙　多亏他怎样？

熊友蘭　他贈我十五貫錢鈔，他叫我連夜赶赴淮安，去救兄弟你！

（唱）为救你心中急起早半夜，

　　中途上遇寃孽遭蒙不潔。

熊友蕙　什么寃孽，什么寃孽？

熊友蘭　（唱）遇公差驗錢鈔奸情連累，

熊友蕙　怎么兄長也是奸情杀人之事么？

熊友蘭　兄弟呀！

（唱）因此上过朝审定了秋决！

熊友蕙　蒼天哪，蒼天！想我遭此寃枉，只当是問官一时昏聵，誰知我兄長也遭此寃枉，想到此間好不气杀人也！

熊友蘭　兄弟醒来！

熊友蕙　（唱）听兄長說案情目眦欲裂，
　　嘆弟兄同廢命气梗喉咽。
　　我好恨！

熊友蘭　恨者何来？

熊友蕙　（唱）恨狗官無憑証审問苟且，
　　用酷刑逼口供毫無体貼。

熊友蘭　到如今怎么埋怨起問官来了！

熊友蕙　想旁人受审，既有真贓，又有干証。你我弟兄，一無贓，二無証，只憑那問官酷刑拷打，就把你我弟兄送到枉死城中，你道是可恨不可恨？

熊友蘭　哎，兄弟呀！
　　（唱）嘆弟兄好一似籠中鳥雀，
　　想高飞万不能翅折毛缺。

熊友蕙　（唱）为什么遭飞灾令人难解，
　　但願得發复盆無罪了結。

熊友蘭　弟兄你还想無罪回家么，只恐今生今世不能的了！

熊友蕙　兄長啊！
　　（唱）二爹娘生你我兩点骨血，
　　兄弟們今一死香烟斷絕。

熊友蘭　（唱）未知生焉知死且作脫略，
　　想到此猛然間喜上眉睫。
　　哈！哈！哈！

熊友蕙　哥哥你笑什么？

熊友蘭　哎！我笑的是呀！

（唱）虽不能生同归死喜同穴，

弟兄們常相伴永不拋撇。

兄弟，等到出决之日，你那陰魂莫要远离，須要跟随哥哥！

熊友蕙　自然随定哥哥！

熊友蘭　（唱）遭不白受斬刑地濺冤血，

好兄弟亲骨肉死也相偕。

〔禁子暗上。〕

禁　子　你們这兩塊挨头刀的！放着覚不睡，哭哭咧咧，吵得这一监人都不能睡。趁早兒給我挺尸，要是再嚎丧，可別說我要打你們了！

熊友蘭蕙　禁卒大哥我們是弟兄兩个，今日相遇，因此痛哭。你饒恕我們吧！

禁　子　怎么着，你們是亲弟兄相見？

熊友蘭蕙　正是。

禁　子　这就难怪啦，可是你們也別哭了。吵得別人睡不着，那可不行！我是心軟的人，听你們說得怪可憐的，我拿壺茶来給你們喝得啦。

熊友蕙　禁哥你是个好人！

禁　子　不是好人能好些年都当牢头嗎？別哭了，惊醒獄官，大家不便，我拿茶去。唏！怎么修积的，亲哥倆全混到死囚牢里来了！（下）

熊友蘭　兄弟，你我就睡下罢！

熊友蕙　小弟遵命。

〔同下。〕

第十五場

况　鍾　(內)趲行！

〔四衙役、二皂隶、門子、伞夫、况鍾騎馬上。十三棒鑼、况鍾上。〕

〔牌子，挖开，归正。〕

坐黃堂奉公执法，願赤子乐業安居。

下官、况鍾。兩榜进士出身，蒙聖恩身受翰林院編修簡放苏州府正堂。在京領憑赴任，前面已是姑苏。来！

众　有！

况　鍾　本府今晚在城隍庙住宿，明日接任，就此前往！

〔众应介。牌子。同下。〕

第十六場

〔老道上。〕

老　道　扫地不伤螻蟻命，愛惜飞蛾紗罩灯。

我乃苏州府城隍庙中老道是也。今有苏州知府况大老爷在此住宿，打扫干淨，庙前伺候！

〔四衙役、二皂隶、門子、伞夫、况鍾上。牌子。〕

老　道　庙祝叩見大老爷！

皂　隶　庙祝叩見大老爷！

况　鍾　庙中伺候！

皂　隶　庙中伺候！

〔众挖門，圓場。〕

老　道　正位！一进香，二进香，三进香，躬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請神前奠酒！

况　鍾　神聖在上，弟子况鍾蒙聖恩欽点本府知府，我若貪財昧理，不顧民生，不能除暴安良，安靖地方，願

絕弟子后嗣，以为貪婪之报。神聖明鑒！（牌子）尔等外廂伺候！

〔众分下。况鍾更衣介。〕

况　鍾　听弦歌不輟，鷄犬相聞，姑苏果然一片好風景也！

（唱）自幼兒讀寒窗習学孔孟，

檢經史熟墨卷吟哦詩文。

尙勤勉学不倦严遵师訓，

在学中得案首压倒群英。

仲高魁点进士廷对策論，

傳臚时列三甲点入翰林。

簡放我到苏州署理正印，

看百姓如赤子恤老扶貧。

安良善懲奸頑使民安靜，

免徭役除陋規少接縉紳。

一路上越关山身体劳頓，

眼迷离伏几案酣睡沉沉。

〔睡介。二熊形上，跳介，翻轉况鍾紗帽、拍桌子下。〕

况　鍾　（唱）适才間才合眼双熊出現，

含錢鈔和老鼠跳躍案前。

將本府烏紗帽三番兩轉，

莫不是苏州城有了奇寃。

且住！适才夢見兩个黑熊：一个銜錢，一个含鼠，在案前跳躍，又將本府紗帽三番兩轉，这是什么緣故？嘔嘔是了：想此地必有奇寃，不免到任慢慢察訪便了。

〔况鍾原人同上。〕

門　子　外面轎馬齐备，請老爷到任！

况　鍾　外面搭轎！

〔門子应介。牌子。众同下。〕

第十七場

〔禁婆子上。

禁婆子　（念数板）

我当禁婆管牢囚，十人見了九人愁。有錢的，好应酬，沒錢的，打不休来罵不休。哪怕犯人作对头、作对头。

我苏州府府监禁婆子。只因新解到兩个女犯，晝夜啼哭，扰得合监人都睡不好觉。今天沒事，不免叫他們前来，跟他們說說，是有銀子是有錢，叫他們拿出来，我老娘也好受用，就是这个主意。苏戌娟快来！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听一声喚戌娟愁眉鎖上，

怕只怕苏州府又升大堂，

空審問怎能够辯明冤枉，

無非是留笑柄受辱一場。

禁婆子　侯三姑快来！

〔侯三姑上。〕

侯三姑　（唱）在牢中又听得禁婆喊嚷，

吓得我战兢兢無有主張。

到今日还不知錢鈔何往，

更难測馮金郎因甚命亡。

苏戌娟　苏戌娟。

侯三姑　侯三姑。

苏戌娟
侯三姑　拜見禁媽媽！

禁婆子　别拜了，哪兒来的这么些酸礼呀！

苏戌娟
侯三姑　啊媽媽，喚我們出来有何話講！

禁婆子　明人不用細講，响鼓不用勤擂。你們倆有銀子有錢，拿出点兒来，也好墊办使用。

苏戌娟
侯三姑　哎呀媽媽呀！我們身遭寃枉，又無亲人，哪里来的銀錢与媽媽使用？

禁婆子　沒有亲人自然沒錢，这个咱們不說。我再問你們晝夜啼哭，攪得这一監人都不能睡覚，又是何道理哪！

苏戌娟
侯三姑　媽媽，想我二人身遭大难，眼前就要問斬，怎么不叫我們痛哭哇！

禁婆子　你听啊，你們倆一口同音，想是你們編排好了搪塞你媽媽，要不就是你們商量好了，打算寻死連累媽媽！

苏戌娟
侯三姑　我們不敢。

禁婆子　你們不敢我可敢。来，来，来，你們瞧瞧，这是連床銬子，你們自己上去！

苏戌娟
侯三姑　哎呀，媽媽呀！

苏戌娟　（唱）听說是上連床魂飞魄丧，

侯三姑　（唱）在閨中何曾見銬子連床。

苏戌娟　（唱）可嘆我無父母遭此寃枉，

侯三姑　（唱）望媽媽施惻隐胜似燒香。

苏戌娟　（唱）我哭一声禁媽媽！

侯三姑　（唱）我叫一声禁媽媽呀！

禁婆子　（唱）我那去世的老头子呀！

我哭什么？得了，得了，你們倆人起来吧，也不用上床了，媽媽叫你們哭的心軟了，你們也別哭了，媽媽教伙計上街买点魚肉来，我做得了給你們吃啊！

苏戌娟
侯三姑　多謝媽媽！

禁婆子　照我这个心眼怎么能当牢头？明天改行当媒婆去。你們說說吧，我教伙計买东西去。（下）

苏戌娟　太姐姐見礼了！

侯三姑　奴家还礼，不知姐姐身犯何罪，說与奴家知道！

苏戌娟　哎，姐姐呀！

（唱）眼含泪与姐姐从头細講，
訴前情不由人悲痛断腸。
遭不幸我天倫早把命丧，
随母亲到尤家身受凄凉。
我繼父終日里看我不上，
他言道卖出我去做梅香。
奴害怕到臯桥投亲前往，
我繼父又不知何人杀伤。
連累那行路人受刑受杖，
盼的是天降眼六月飞霜。

不知姐姐身犯何罪？

侯三姑　提起奴的寃枉啊！

（唱）奴隔壁住熊家讀書朗朗，
老公公避嫌疑命我让房。
交与我环和鈔暫放案上，
因貪睡全不知遺落何方。
熊公子拿金环来换銀兩，

奴的夫討金环暗試妻房。
又誰知話未明奴夫命丧，
老公公起疑心告到公堂。
他告我与熊家私通来往，
無贜証断同謀判决抵償。

苏戌娟　看来你我姐妹乃是一样的寃枉！

侯三姑　姐姐說的有理，今生也就罢了，来世要与姐姐同居一处，姐姐請上受我一拜！

苏戌娟　奴家也有一拜！

侯三姑　（唱）願来生与姐姐同生世上，
我和你同父母形影双双。

苏戌娟　（唱）今世里無兄弟父母早丧，
到来生成姊妹免受凄凉。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　禁婆子！

〔禁婆子上。〕

禁婆子　誰呀？

刀斧手　快喚苏戌娟、侯三姑来！

禁婆子　苏戌娟，侯三姑，有人看你們来了！

苏戌娟　这般时候还有什么人前来看望？

禁婆子　你們看看就知道了！

刀斧手　呔！大老爷奉旨决囚，叫你們前去陪綁！

苏戌娟　事到如今还說什么陪綁，分明是就要处决了！（哭介）

刀斧手　动起手来！

〔苏戌娟、侯三姑上綁，刀斧手押着兩边下。〕

禁婆子　这兩个孩子哭得这么天昏地惨的，不定有什么寃枉哪，可是已然都綁上了，寃又有什么法子哪，哎！

这也是情屈命不屈呀！正是：枉死城中多怨鬼，何处沒有冤死人！（下）

第十八場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甲　众位請了！

众　請了！

刀斧手甲　奉了况大老爷之命，监中捆綁犯人，就此前往？

〔圓場。〕

刀斧手　来此巳是。禁子！

〔禁子上。〕

禁　子　又是誰坐监来了？

刀斧手　胡說！

禁　子　原来是上差到了！

刀斧手　开門！

禁　子　待我开門。請进来吧！

刀斧手　你將熊友蘭、熊友蕙叫了出来！

禁　子　熊氏弟兄走动啊！

〔熊友蘭、熊友蕙上。〕

熊友蘭　（唱）这才是蒙奇冤枉送性命，

熊友蕙　（唱）恐冤情沉海底今世难伸。

禁　子　上差到了！

熊友蘭　（唱）听說是上差到如夢惊醒，

熊友蕙　（唱）秋風起树叶黄到了时辰。

刀斧手　你是熊友蘭？

熊友蘭　是。

刀斧手　你是熊友蕙？

熊友蕙　是。

刀斧手　綁了！

〔上綁，出監門介。〕

刀斧手　閑人閃开！

熊友蘭蕙　哎呀天哪！想我熊友蘭蕙这样寃枉，死的好不明白也！

熊友蘭　（唱）可嘆我蒙不白身遭捆綁，
　　　細思量这才是飞来禍殃。
　　　在船中听兄弟身遭寃枉，
　　　陶恩人贈錢鈔回轉山陽。
　　　行至在無錫县又生魔障，
　　　应女子許同行深悔不当。
　　　遇公差指同逃無言辯講，
　　　十五貫作贓証綁赴法場。

熊友蕙　（唱）兄出外我在家禍从天降，
　　　我与那馮玉吾仅隔一牆。
　　　書架上得金环还道天賞，
　　　怎知曉倘来物禍根埋藏？
　　　我不該到馮家兌換銀兩，
　　　更不知馮金郎何病暴亡。
　　　苦逼供認奸杀一命身丧，
　　　恨只恨落丑名敗坏書香。

刀斧手　走！

〔同下〕

第十九場

刀斧手　（內）綁定了！

苏戌娟　（內唱倒板）

听一言不由人神魂飄蕩，

〔刀斧手押苏戌娟、侯三姑上。〕

侯三姑　（唱）不由奴身無主体似篩糠。

苏戌娟　（唱）眼睜睜到法場定把命丧，

苏戌娟
侯三姑　（唱）姐妹們一同行去見閻王。

苏戌娟　蒼天哪，蒼天！想我苏戌娟遭此不白之冤哪！

（唱反二黃）

苏戌娟在法場低头暗想，

是何人把繼父杀死臥床？

曾記得奴姑母对我言講，

他說是父不慈可奔她方。

我不該性急躁深夜前往。

遇君子指迷路累他遭殃。

我二人守礼法未涉遐想，

并不曾問家事說短道長。

兩足痛难行走歇坐片晌，

那君子因劳累远歇路旁。

有公差和四鄰随后赶上，

硬說是杀人犯同逃他乡。

他与我同受刑屈画供狀，

少刻間炮声响同見閻王。

侯三姑　想我侯三姑啊！

（唱）侯三姑命乖舛父母早丧，

到馮家作童媳未曾圓房。

奴隔壁熊相公讀書向上，

也不知为什么迁入內房。
老公公起疑心明查暗訪，
送金环和錢鈔試我行藏。
因困倦和衣衫倒臥床上，
醒来时失环鈔尋找無方。
熊友蕙拿金环来兌銀兩，
老公公討金环怒遣金郎。
猛然間奴的夫腹痛命丧，
告当官害亲夫别有心腸。
在公堂受严刑画供紙上，
身虽死目难瞑丑声远揚。

苏戌娟 (唱)除非是包龙圖仍活世上，

侯三姑 (唱)为什么蒼天爷不降飞霜？

苏戌娟 (唱)哭皇天叫后土全無声响，

侯三姑 (唱)想活命除非是日出西方。

刀斧手 閑人閃开了！

〔同下。〕

第二十場

〔四龙套、四衙役、門子引况鍾上。〕

况 鍾 (引)熟讀經史，喜循良，扶弱鋤强。

(詩)为清官揚傳天下，
断冤情曉喻四方；
除强暴安良为上，
愛百姓答报君王。

本府、况鍾。奉旨决囚，监斬犯人。来！

門 子 有。

况　鍾　刀斧手伺候！

門　子　刀斧手上堂！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　叩見大老爷！

况　鍾　犯人可曾帶齐？

刀斧手　帶齐了。

况　鍾　將犯人綁上来！

刀斧手　啊！帶熊友蘭、苏戌娟、熊友蕙、侯三姑！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熊友蕙、侯三姑上。〕

刀斧手　犯人当面！

况　鍾　啊！

(唱)刀斧手綁四犯公案以外，

驗正身快与我掌起面来。

刀斧手掌起面来：

这兩个面似土愁鎖眉黛，

那兩个流血泪有目难开，

看面貌全不像凶惡毒歹，

为什么惹下了杀身禍灾？

刀斧手，与我正法！

熊友蘭蕙　太爷冤枉啊！

况　鍾　住口！

(唱)到此时尔还敢喊冤胡賴，

在公堂既画供斬就应該。

熊友蘭蕙　哎呀太爷呀：听得监中犯人言講，太爷乃是包龙圖再世，若不平反我四人的冤獄，小人們縱死九泉，也难瞑目甘心了！(哭介)

况　鍾　（唱）就是那包龙圖如今还在，

也不容假惺惺裝傻充呆。

刀斧手把四犯捆綁場外，

提硃笔勾标名快把刀开。

〔中軍上。〕

中　軍　禀大老爷：囚單呈上，望大老爷点名！

况　鍾　呈上来！一起無錫县斬犯一案，男犯熊友蘭、女犯苏戌娟；一起山陽县斬犯一案，男犯熊友蕙、女犯侯三姑。啊，熊友蘭、熊友蕙，前日未到任之先，在城隍庙住宿，夢見双熊口內銜錢含鼠，我想那双熊正应在熊姓身上，看他們的名字，又好像弟兄，內中必有冤枉，本府倒要重审一番。来！

众　啊！

况　鍾　將熊友蘭一案先帶下去！

众　啊！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况　鍾　熊友蕙跪上来，把你犯罪情由从实講来！

熊友蕙　小人熊友蕙，与馮玉吾家是近鄰，他家失掉金环，小人在架上抽書拾得，不料他一口咬定与他兒媳同謀杀死他的兒子金郎！

况　鍾　他家失了金环，可是在你家拾取？

熊友蕙　正是。

况　鍾　侯三姑，你將金环放在何处？

侯三姑　那日公公將金环、宝釵交与小女，放在桌案之上，一时困睡，醒来不見！

况　鍾　熊友蕙，金环从哪里拾来？

熊友蕙　書架上拾来。

况　鍾　你那書架安放何处？

熊友蕙　書架离馮家相隔一牆。

况　鍾　侯氏，你丈夫怎样死的？

侯三姑　我丈夫进房索取金环，話未講完，不知怎么霎时肚腹疼痛而死。

况　鍾　临死什么时候？

侯三姑　辰时。

况　鍾　你公公可在家內？

侯三姑　我公公正在家中。

况　鍾　旣在家中就不曾知道金环失去么？

侯三姑　我家公公說是：奴將金环私贈与熊生了！

况　鍾　那熊生的金环，如果眞是你所贈，哪有又到你家鋪中去兌換的道理？此案仅就此一点而談，也就有些出入了！

（唱）査案情不符合令人难解，

　　愼人命还必須細用心裁。

此案帶下去！

众　　啊！

〔刀斧手熊友蕙、侯三姑下。〕

况　鍾　將熊友蘭一案帶上来！

众　　啊！

〔刀斧手押帶熊友蘭、苏戌娟上。〕

况　鍾　熊友蘭，你將犯罪情由从实講来！

熊友蘭　小人熊友蘭。兄弟熊友蕙，在家讀書。只为家中貧寒，是小人在船上与人家当做艄工，聞听我兄弟身陷牢獄之中，不能搭救，因而慟哭。多蒙客商陶复朱贈我十五貫銅錢，回山陽去救兄弟。行在無錫

县，为了趕路鷄鳴而起，路遇苏戌娟同路行走，遇見公差，鎖拿到堂，严刑拷打，小人受刑不过，只得屈招，实在他家被盗謀杀之事，小人一字不知。求太爷作主！

况　鍾　苏戌娟，你繼父怎样死的？

苏戌娟　我繼父那日晚間，背負十五貫錢回家，言道：將小女卖与人家做了丫环。小女不願为奴，等我繼父睡熟之时，黑夜投奔我姑母家中，路遇熊生引路同行。我繼父怎样死的，全不知曉。

况　鍾　听他們言語之中，也有抵觸之处，想那山陽与無錫相隔甚远，素不相識，怎能有私？况且錢鈔如何为証，怎能因此十五貫錢鈔便断成死罪？我况鍾若不断明此事，怎能与他四人明冤哪！

(唱)枉受了皇王祿良心何在，

　　我况鍾豈不念明鏡高台？

　　不敢学包龙圖与民除害，

　　定与他四条命冤恨消开！

刀斧手！將四名人犯暫押班房，待老爷面見督爷与他們辨明冤枉。

刀斧手　大老爷奉旨决囚，迟慢不得！倘若耽悞时刻，連累老爷前程不便！

况　鍾　胡說！难道我不知么？何用你們多講，將人犯帶下去！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况　鍾　与老爷更衣！(更衣介)

〔四龙套、二衙役、門子同下。〕

况　鍾　打了灯籠，随老爷上院！

二衙役　是。

况　鍾　帶馬！

〔二衙役随况鍾下。〕

第二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　黑夜無光月不明，

更夫乙　天寒地冷冻成冰。

更夫甲　人家睡覚我警醒，

更夫乙　手敲梆鑼到五更。

更夫甲　伙計，奉了大老爷之命，看守栅子，小心着！

更夫乙　是啦。

〔二衙役引况鍾上。〕

二衙役　什么人在此，大老爷到了！

二更夫　夜巡更夫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还有何人在此伺候？

二更夫　有値夜巡官在此！

况　鍾　喚他前来！

更夫甲　大老爷喚夜巡官去見！伙計，打三更！（下）

〔夜巡官上。〕

夜巡官　夜巡官参見大老爷。大老爷决囚多受辛苦！

况　鍾　就是为了决囚一事，特来面見督爷！

夜巡官　大老爷暂且請回，五更相見便了！

况　鍾　还有紧急公务，必要即刻叩見！

夜巡官　大老爷不比别官，眞是青天，民之父母，小官即刻通报！

况　鍾　有劳你了！

〔夜巡官下。〕

况　鍾　哎呀，这个官兒倒也小心，竟自傳进去了！

〔幕內：呔，赶他出去！〕

〔夜巡官上。〕

夜巡官　哎呀大老爷，小官进內惊醒大人，傳話出来，五更相見！

况　鍾　生死就在頃刻，你再进內通报。

夜巡官　不敢不敢，可実在不敢！

况　鍾　你不通报，待本府自己击鼓便了！（击鼓介）

〔幕內：什么人击鼓！〕

夜巡官　苏州府！

〔幕內：大人吩咐，开門！〕

夜巡官　开門，明灯坐堂！

〔四龙套、門子、周忱上。〕

周　忱　（点絳唇）身受封疆，气宇軒昂，鎮四方，縱意飞揚，那管眥和謗。

（詩）奉詔督撫出江南，

　　声势赫赫蔽遙天。

　　鴻鵠自有凌云志，

　　不向燕雀作呢言。

本督、姓周名忱，字循儒。江西济水人氏。奉命巡撫。今当江南应天府地界決囚之日，也曾命苏州府监斬四名囚犯，未見回报。忽然夜間击鼓，必有所为。素知此官品行端方，性情正直，本院不好怠慢于他，只得連夜出堂相見。来！

众　　有！

周　忱　傳夜巡官！

众　　啊，夜巡官进見！

夜巡官　叩見老大人！

周　忱　傳苏州府进見！

夜巡官　老大人傳苏州府进見！

〔况鍾望介。〕

夜巡官　小官代劳了，苏州府告进！

况　鍾　苏州府况鍾参見大人！

門　子　起，免，打躬！

周　忱　奉命决囚，身負重任，貴府連夜击鼓，有何大事？

况　鍾　老大人，卑职奉旨决囚，礼当斬首回报，只是四名犯人，口喊奇寃，难以施刑，求大人作主！

周　忱　怎見有寃？

况　鍾　老大人容禀：

(唱)在法場將口供全都問过，

証不确赃不明含混織罗。

周　忱　本院朝审已过，情眞罪当，不必多講，还是快快监斬回报去吧！

况　鍾　哎呀大人哪！邢鄒衍下獄，六月飞霜，齐妇含寃，三年不雨。今日若不审明此案，使四人含寃地下，豈不招致天怒乎！

(唱)宁失出莫失入古語不錯，

望大人要三思另行定夺。

周　忱　奉旨决囚，乃是朝廷大典；况部文已下，本督也难以作主了。

(唱)部文下若迟延誰担过錯，

講什么六月霜古語傳訛？

他四人画供招朝审已过，

到如今欲平反实难开脱！

况　鍾　哎呀老大人，那四名囚犯临刑喊冤，还須重問。虽經朝审，又有部中复文。但上蒼有好生之念，朝廷有愼刑之司。老大人若不作主那四名含冤人犯就不能活了！

〔打四更〕

周　忱　貴府！

（唱）譙楼上打四更半夜已过，

到法場速斬决莫再延拖。

况　鍾　（唱）休道我絮叨叨故意延拖，

实不忍無罪人枉受宰割。

民为貴还怕他流离失所，

遇年荒發粮米为了全活。

这四犯口供中都有舛錯，

望大人多担待細問明白。

周　忱　事由重大，本院难以作主！

况　鍾　老大人何出此言！老大人果眞不能作主，想卑职蒙聖恩亲賜勅書也能便宜行事。

（唱）奉勅書我也能平反一过，

老大人你还要仔細揣摩。

周　忱　貴府旣有勅書就該申奏朝廷，何必求本院饒赦！

况　鍾　老大人且請息怒，卑职無非为民請命而已！

周　忱　实难作主！

况　鍾　也罢！老大人旣不与卑职呈奏，將卑职府印为質求賞半月之限，卑职亲到常、淮二府訪察，逾期不决，願請提參！

周　忱　好一个莽撞知府。旣然貴府执意如此，本院只好与

你担待一二，貴府將印收起。

况　鍾　多謝老大人！

周　忱　本院限你半月往常、淮二府訪査明白，任你所为！

况　鍾　还求老大人二支令箭！

周　忱　要令箭何用？

况　鍾　常、淮二府所管之地，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無阻了！

周　忱　与他兩支令箭，但是倘有不測，休怨提参！

况　鍾　卑职怎敢！

周　忱　掩門！

〔周忱原人下。〕

况　鍾　可喜那四名人犯有了活命之机了，听听譙樓几鼓！

二衙役　已交五更！

况　鍾　尔等急回府衙，將四名人犯收监，帶領人役，往常、淮査訪便了。帶馬！

〔牌子。众同下。〕

第二十二場

〔地方上。〕

地　方　上司明文，胆小殷勤。

我、山陽县胯下桥地方薛翳子便是。只因熊友慧一案，批与苏州府况大老爷监斬。不想他們又喊了寃了，况大老爷在督爷跟前領了兩支令箭，来到我們这里査訪。不免將馮玉吾喚来，命他將書桌闈屏准备停当，免我眼前吃苦。馮玉吾！馮玉吾！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子死媳坐监，心中眞不安。

地方哥！

地　方　什么地方兒哥，愛哪擱就往哪兒擱！地方哥，还得要地方錢哪，又嚀兒地方哥啦！

馮玉吾　哎呀，那苏州府到咱們这里有什么事么？

地　方　什么事，就是你們家的事情，將書桌閣屏准备停当，免我吃苦！

馮玉吾　早已停当了！

地　方　走，迎接大老爷去！（分下）

第二十三場

〔牌子。二快班、四衙役引况鍾上。〕

况　鍾　本府、况鍾。只为四名囚犯身受冤屈，綁赴法場就要斬决，是我求督爷保留下来，限我半月在常、淮二府辨明冤枉。来！

众　　啊！

况　鍾　往胯下桥去者！

〔牌子。地方、馮玉吾同上。〕

地　方
馮玉吾　地　方
馮玉吾　迎接大老爷！

况　鍾　下边伺候！（下轎介）喚地方！

众　　地方！

地　方　地方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地方，熊友蕙住在哪里？

地　方　住在隔壁。

况　鍾　此房何人封鎖？

地　方　是前任老爷前来搜查宝鈔，因此封鎖。

况　鍾　喚馮玉吾！

众　　　馮玉吾！

馮玉吾　伺候大老爷！

况　鍾　你媳妇与熊生几时行奸，何时下此毒葯？

馮玉吾　行奸下毒葯并無准时刻。

况　鍾　哼！兩样俱無准时刻，輕輕告人一死罪，这也可笑！

馮玉吾　大老爷，虽然未曾亲見，我兒中毒身死却是实情。

况　鍾　不必多言，本府进去一看，便知分曉。吩咐众衙役外边伺候，只留快班二人同地方随老爷进去。

(进門介)这是哪里？

馮玉吾　这是正房，这是偏房。

况　鍾　这是何处？

馮玉吾　这是我媳妇臥房。

况　鍾　为何上鎖？

馮玉吾　我兒死在此屋，故此不忍观看。

况　鍾　地方，將鎖打开！

馮玉吾　我的兒呀！……(哭介)

地　方　呔！大老爷在此，你怎么大哭起来了？別哭！

馮玉吾　不哭！

况　鍾　哎呀！

(唱)进門来四下里察看情景，

　　房屋內太黑暗快开窗櫺。

來！(快班应介)叫人来开窗櫺。那侯氏言道，金环放在此桌之上，我看此桌并無踪迹可寻。待我再到熊家查看。来，帶路熊家！(众圓場)

二快班　来此已是。

况　鍾　將熊友蕙大門开放！

(唱)侯三姑失金环無有踪影，

桌案上查不出絲毫情形。
二次里到熊家再去勘問，
窗櫺破房屋坏滿室灰塵。
桌案上放文房俱已伤損，
在書架堆积着不少書文。
細勘查兩室間全無漏縫，
怎能够同謀杀判作奸情？

且住！本府观这屋与那边一隙不通，莫說行奸下毒，就是私語也不能够，那熊生言道此金环从書架而得，这書架又無踪迹可寻，这……这便怎么处！啊，听那牆穴之中有鼠虫嚎叫，必有鼠穴，快班！

二快班　有！

况　鍾　你去看那边牆穴可通馮家？

〔二快班看介。〕

二快班　影影有些亮光与隔壁相通！

况　鍾　用刀起开来看！

二快班　是。

况　鍾　且住！本府夢見銜鼠，莫非应了此事？

二快班　启稟老爷：現有宝鈔面餅。

况　鍾　嘔！宝鈔有了。好，將面餅好好收起。哎呀呀若不是本府細查，枉死城中豈不是又添了兩个寃鬼，喚馮玉吾！

二快班　馮玉吾！

馮玉吾　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本府在鼠穴之中取出一件东西，你可認得么？

馮玉吾　什么东西？

况　鍾　与他观看！

馮玉吾　这是我家宝鈔十五貫，想是熊友蕙藏在里边。

况　鍾　胡說！明明是你家宝鈔金环，被鼠虫銜去，你誤告好人，哪里容得？来，將馮玉吾帶到苏州府听审，吩咐起轎！

〔牌子。同下。〕

第二十四場

〔陶复朱上。〕

陶复朱　閑来無事不从容，睡覚东方日已紅。

在下陶复朱，昨日从苏州回来，今日去到城隍庙中，一則降香，二則还願！

（唱）为人在世無百年，

走东闖西各为錢。

有朝一日無常到，

就是銀山拿去难。（下）

第二十五場

〔門子引况鍾上。〕

况　鍾　（唱）在山陽訪明了友蕙冤枉，

駕小舟又来在無錫地方。

本府、况鍾。淮安之事俱已查明，又来至無錫地方，百姓言我已到此地。因此扮了个測字先生模样，私下查訪。前面已是城隍庙。院子，你在庙外等候不要远走！

門　子　是。（下）

况　鍾　滿江撒下金釣餌，那怕魚兒不上鈎！（下）

第二十六場

〔婁阿鼠上。〕

婁阿鼠　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叫門心不惊。

我、婁阿鼠。居住無錫县。是我一时凶心陡起，杀死尤二，拿了他家十五貫錢。不想他女兒黌夜逃走，可巧有一年幼后生相隨，地方公差赶上，离皋桥不远地方將他拿住。眞巧！这小子也有十五貫銅錢，老爷升堂，他替我挨打挨棍，眞想不到把一个替命鬼定成死罪，批与苏州府况大老爷监斬，临斬喊冤。况大老爷領了督爷兩支令箭去到淮安查办，不久要到我們这里来了。不免到城隍庙求支神签，倘有不測，好溜之乎也！

〔陶复朱上。〕

陶复朱　口念千声佛，長燒万灶香。

鼠哥見礼了！

婁阿鼠　还礼了。你从哪里回来？

陶复朱　我从苏州回来！

婁阿鼠　你的买卖發財？

陶复朱　买卖倒好。你的賭运如何？

婁阿鼠　不必問了，一耍就輸！

陶复朱　你們賭博場中人有輸有贏，总会翻稍的。啊鼠哥，你为何这样慌張？

婁阿鼠　我們这里有件官司！

陶复朱　誰家官司？

婁阿鼠　尤二家的。

陶复朱　那尤二什么官司？

婁阿鼠　不知什么人將尤二打死了！

陶复朱　那尤二为何叫人打死？

婁阿鼠　陶大哥，你听！

（唱）那尤二他生来命中穷相，

因为那十五貫才把命伤。

〔况鍾暗上。〕

况　鍾　哎呀，听見那人言道"十五貫"三字，不免听他一听。

陶复朱　怎么因为十五貫被人害死？

婁阿鼠　他女兒將他害死的。

陶复朱　他那女兒豈肯害他繼父？

婁阿鼠　他那女兒見他繼父背負十五貫回家，他女兒与奸夫將尤二害死，黴夜逃走，地方公差追至皋桥，見一男一女一处歇息，就拿了来了。

陶复朱　有什么憑証？

婁阿鼠　陶大哥呀！

（唱）十五貫背在了他的肩上，

因此上該叫他二人抵償。

况　鍾　兄台們，莫非要起数？請講，照顧照顧罢！

陶复朱　我們不起数，你且外站一站。

况　鍾　我就在此站一站何妨！

陶复朱　这是几时的事？

婁阿鼠　是去年上半年的事。

陶复朱　凶手是哪里人氏，你可曾知道他的名字？

婁阿鼠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人氏。他叫什么熊友蘭！

陶复朱　我去年在苏州船上見着一个艄工也叫熊友蘭。聞听他兄弟遇难，他痛哭凄慘，是我一时不忍，独力贈他十五貫錢回县交納，难道就是他！那是我的錢怎

么又成了尤二的錢呢？

婁阿鼠　怎么那是你的錢，有什么証見！

陶复朱　現有众客商与船家亲眼得見，豈不是見証。

婁阿鼠　客商船家算不了見証。

陶复朱　不要你管，我去參神。城隍老爷：今日弟子不能降香，我去与熊友蘭辯明十五貫之事，改日再来还願！

婁阿鼠　我劝你少管閑事！

陶复朱　鼠哥呀！

（唱）去年間在苏州客船之上，

熊友蘭为兄弟痛哭悲伤，

我救他反害他事难料想，

一定要到公堂搭救熊郎。

婁阿鼠　陶哥！

（唱）你为何太执意一定前往，

此一去恐怕你被攀有伤。

陶复朱　哎呀，鼠哥！我与那人十五貫不能救他兄弟，反害了他，我陶复朱罪也不小。

婁阿鼠　陶哥，自古道：一身入公所，九牛牽不回。那熊有蘭又不与你沾亲帶故，反把自己身子往釘子上撞作甚？

陶复朱　罪是我的罪，不与你相干！

婁阿鼠　是不与我相干，我离你远着哪！我劝你不信，你到苏州府堂上，看那知府况大老爷，他兩只眼睛人人害怕，你要替他喊冤，这場官司人命关天，向你要凶手，你是說張三、說李四呢？

陶复朱　你莫要管我，我要去呀！（下）

婁阿鼠　陶大哥，回来，回来！哎呀，城隍老爷！（牌子）这可要坏了！

况　鍾　兄台是不是要起数！

婁阿鼠　我要求签，你叫我起数，起数就起数。怎么起法？

况　鍾　不过观枚测字。

婁阿鼠　什么叫“观枚测字”？

况　鍾　若有心事，順手写一字来，目下能断吉凶！

婁阿鼠　起不成，我不会写字！

况　鍾　随便說一字也可。

婁阿鼠　就是我的名字吧！

况　鍾　尊駕貴姓？

婁阿鼠　我叫婁阿鼠！

况　鍾　嘔！婁阿鼠！（背白）本府夢見一熊銜鼠，莫非应在此人身上。

婁阿鼠　先生听見我的名字为何發呆！

况　鍾　不是啊，好个名字。你我就地而坐。

婁阿鼠　坐下！

况　鍾　不知兄台这个“鼠”字問的是什么事呀？

婁阿鼠　問的是官司的事！

况　鍾　“鼠”字十四划，無一不成双，陰中之陰，是个凶相，若占官司，目下完結不了。

婁阿鼠　什么时候才能完結哪？

况　鍾　此数你是代占，还是自占？

婁阿鼠　我替人占的！

况　鍾　依数看来不像代占，誠恐是起禍之由。常言說：鼠得食全是盗来之物，勾引起盗窃什么东西，內中有一人可姓尤么？

婁阿鼠　姓尤不姓尤便怎么講？

况　鍾　不是呀，老鼠最喜偷油！

婁阿鼠　哎呀，活神仙指引我来了！先生，你不必管姓尤不姓尤，这內中連累我不連累我？

况　鍾　怎么連累不着你，你这个“鼠”字正是敗运，目下正交子月，这官司就要水落石出，你是代占还是自占对我实說，我与你判断明白。

婁阿鼠　实不瞞兄，确是自占。

况　鍾　这就是了，我与你細細查看。“穴”字头下加个“鼠”字乃逃竄之“竄”。你若逃走，便可逃竄走脫了。

婁阿鼠　我也想走，走得我便走。走不了，天晚了怎么走！

况　鍾　要走今天就走，明天就走不脫了！

婁阿鼠　怎么明日走不脫了？

况　鍾　鼠乃夜行之物，如果青天白晝，那就有性命之憂了。

婁阿鼠　走哪一方好？

况　鍾　鼠屬子，子屬水，水路去好。

婁阿鼠　我就走。哎呀，走不成了！

况　鍾　又是为何？

婁阿鼠　無有船，怎么走？

况　鍾　你要走不难，卑人有小舟一只在前面柳陰之下，我今晚赶到苏州，一同前去！

婁阿鼠　哎，先生哪！

（唱）我与你前世緣今世遇上，

多謝你指引我遇难呈祥。

况　鍾　（唱）四海內皆朋友何須夸奬，

但願你脫危难早履平康。

婁阿鼠　先生这是挂錢，这是船錢，前面就是我家，去取行李。

况　鍾　早些来！

婁阿鼠　就来。（下）

况　鍾　門子快来！

〔門子上。〕

門　子　有何吩咐！

况　鍾　少时有人到来，你我师徒相称，不要走漏消息。

〔婁阿鼠上。〕

婁阿鼠　心忙意乱，一跑当先。

先生我来了！此位？

况　鍾　小徒！

婁阿鼠　令徒嗎？好好，咱們上船吧。正是：金風未动蟬先覺，暗丧無常死不知。

〔同下。〕

第二十七場

〔船夫上。况鍾、門子、婁阿鼠同上。〕

况　鍾　搭了扶手！

〔牌子。〕

况　鍾　啊，鼠哥，我这里有个朋友須要前去探望探望，你在船上不要胡行乱走！正是：雪里落鴻飞起現，柳藏鸚鵡語方知。（下）

婁阿鼠　你师傅走了，咱們摸牌！

門　子　不会！

婁阿鼠　不会呀，我到艙里头睡覺去啦！（下）

〔門子随下。〕

第二十八場

〔牌子。陶复朱上。〕

陶复朱　俺、陶复朱。去年船上贈熊友蘭十五貫錢鈔，打救他兄弟出牢，不想反害了他。不免去到况大老爷衙

中与他伸冤去。就此走走！

〔牌子。陶复朱下。〕

第二十九場

〔牌子。四衙役、二皂隶上。〕

皂隶甲　請了！

皂隶乙　請了！

皂隶甲　况大老爷到常州府查案，命你我在俗淑观迎接，前去走走！

〔况鍾上。〕

皂隶甲　迎接大老爷！

况　鍾　前面伺候！

〔牌子，更衣。〕

况　鍾　来，前面柳蔭树下，有一小舟，有一人同定門子，此人乃是要紧凶犯，帶往衙中听审！

皂隶甲乙　遵命！（下）

况　鍾　起轎回衙！

〔牌子。众同下。〕

第三十場

〔二皂隶上。〕

皂隶甲　伙計！

皂隶乙　伙計！

皂隶甲　你我奉了大老爷之命，柳蔭之下，有一小舟，同老爷的門子在一处，有一要紧凶犯，就此前往！

皂隶乙　你看果然有一只小舟！

皂隶甲　船家，撑过来！

〔船夫、婁阿鼠、門子上。〕

婁阿鼠　我們船不載人的，别上来！

皂隶甲　二爷，老爷叫我帶个人去，是他不是他！

門　子　是他。

婁阿鼠　怎么無原無故鎖好人？錯了。

皂隶甲　什么錯了！你是好人还不鎖你哪！走吧！（圓場）

皂隶甲　請大老爷升堂！

〔四衙役引况鍾上。〕

况　鍾　那人可曾拿到？

皂隶甲　拿到了。

况　鍾　將他小心看守，少时本府审問！

皂隶甲　先把他帶下去！

婁阿鼠　帶我到哪兒，我跟你們到哪兒！（下）

况　鍾　来！

众　　　啊！

况　鍾　將熊友蘭、熊友蕙兩案案卷、人犯一齐帶上来！

二皂隶　將熊友蘭、熊友蕙兩案案卷、人犯一齐帶上来！

〔侯三姑、苏戌娟、熊友蘭、熊友蕙同上。〕

侯三姑
苏戌娟
熊友蘭
熊友蕙　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熊友蕙你这金环从何处拾来？

熊友蕙　从書架之上拾取！

况　鍾　侯三姑，你公公交你金环、宝鈔放在何处？

侯三姑　放在床前桌兒之上，睡覚之間就不見了。

况　鍾　这就是了。本府將此案与你們断明。熊友蕙你可曾买过鼠葯害鼠么？

熊友蕙　小人想起来了，那日听得書架之上，有鼠叫之声，买来鼠葯，置于餅中害鼠！

况　鍾　想那鼠虫見你讀書勤苦，銜来金环贈你，你反买鼠葯害他，豈不是你自己选下杀身之禍！

熊友蕙　大老爷責的是！

况　鍾　帶馮玉吾！

众　　　帶馮玉吾！

〔馮玉吾上。〕

馮玉吾　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去刑！

二皂隶　当堂去刑！

况　鍾　馮玉吾，你家金环被鼠盜在熊家，又將毒葯面餅銜在你家，也是你疑心，命兒子前去討环，拾起面餅吃在腹內，你誣告熊友蕙通奸謀命，当該何罪？

馮玉吾　哎呀大老爷，眞是小人疑心太重，若不亏大老爷明鏡高悬，害了熊友蕙、侯三姑二条人命，結下来世之仇，老大人念小人糊塗，吾兒金郎自伤性命，大老爷施恩！

况　鍾　本府將你誣告不追，賞你紋銀十兩，領尸埋葬去罢！

馮玉吾　叩謝大老爷！（下）

况　鍾　熊友蘭！

众　　　熊友蘭！

况　鍾　你这十五貫銅錢何人所贈？

熊友蘭　陶复朱所贈。

况　鍾　你兄弟身受寃枉，你又身負重錢，你不該与幼女同行，这是你自招杀身之罪！

熊友蘭　大老爷說的是。

况　鍾　苏戌娟，你繼父如何死的？

苏戌娟　我繼父被何人杀死，全然不知。小女子的实情，大人容禀！

(唱)自那日繼父归家轉，

十五貫錢鈔扛在肩。

他說因穷將我卖，

卖与張家做丫环。

小女子聞听惊破了胆，

半夜逃出是非圈。

姑母家中去避难，

誰知大禍到眼前？

路遇熊生来作伴，

才惹下杀身的禍一端。

况　鍾　杀你繼父之人，名叫婁阿鼠，为十五貫錢將你繼父害死，本府將此案訪明。苏戌娟，侯三姑，你二人是無罪之人，各自回家去罢！

苏戌娟
侯三姑　小女子們父母双亡，無处投奔，情願为奴婢伺候夫人！

况　鍾　好，本府意欲收你二人为螟蛉女兒，你們可願意否？

苏戌娟
侯三姑　女兒拜見恩父！

况　鍾　好，你二人下边更衣去吧！

苏戌娟
侯三姑　謝过恩父！(同下)

况　鍾　熊友蘭，熊友蕙，你弟兄乃無罪之人，送你二人紋銀百兩，奋志攻書，以期成就功名。下面更衣去吧！

熊友蘭 熊友蕙　叩謝大老爷！

熊友蘭　正是：从空伸出拿云手，

熊友蕙　救出天罗地網中。（同下）

况　鍾　帶尤氏、婁阿鼠！

四衙役　帶尤氏、婁阿鼠！

（皂隶押尤氏、婁阿鼠上。）

尤　氏　兄弟眞正死的苦，

婁阿鼠　来到苏州犯了賭。

尤　氏 婁阿鼠　大老爷！

况　鍾　尤氏一旁跪！

四衙役　尤氏一旁跪！

况　鍾　婁阿鼠你抬起头来，你可認得我么？

婁阿鼠　你是城隍庙的測字先生，我如何不認得！

况　鍾　好个凶徒，你杀死一人，險些連累兩条性命，拉下去打！（众应介，打介）

二皂隶　打完！

况　鍾　你盜去十五貫錢，杀死尤二，从实招来！

婁阿鼠　我行的事，測字先生——

四衙役　呼大老爷！

婁阿鼠　大老爷就算大老爷，我不教皮肉跟我受苦，全招。

况　鍾　当堂画供！

四衙役　画供！

婁阿鼠　哎，我婁阿鼠今日报应了！

〔牌子。〕

况　鍾　尤氏！

尤　氏　有！

况　鍾　你誣告好人，險些連累兩条性命，本当重办；念你是一妇道，痛弟之情，赶出去！

尤　氏　今日我才明白屈了我的侄女了！（下）

况　鍾　將婁阿鼠上刑收监，等待处决！

婁阿鼠　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来到苏州自投罗網！（下）

〔陶复朱上。〕

陶复朱　大老爷寃枉！

况　鍾　帶进来！

四衙役　帶进来！

陶复朱　小人叩头！

况　鍾　你可是陶复朱？

陶复朱　小人正是。

况　鍾　好，难为你，仗义疏財。来，与陶复朱插花披紅，鼓乐送出仪門！

陶复朱　叩謝大老爷！哈哈！（笑下）

况　鍾　来，順轎上院！

〔牌子。众同下。〕

第三十一場

〔四龙套引考官上。〕

考　官　三年遍选科場开，招取天下众英才。众学子占号！

四龙套　众学子占号！

〔熊友蘭、熊友蕙、甲、乙二举子同上。〕

熊友蘭　天字号！

熊友蕙　地字号！

举子甲　元字号！

举子乙　不知道！

四龙套　黄字号！

举子乙　就是黄字号！

考　官　散卷照题做文！

〔熊友蘭、熊友蕙、举子甲、乙同下。〕

考　官　执签巡風！（牌子）鳴鑼收卷！

〔众举子出号交卷。〕

考　官　文章甚好，出一对联，答对便去！

众　　　請老大人出題！

考　官　天字号！

熊友蘭　在。

考　官　听本院上联：船載石头，石重船輕輕載重；

熊友蘭　学生对下联：丈量土地，土長杖短短量長！

考　官　好，开門送出。

熊友蘭　謝大人！（下）

考　官　地字号！

熊友蕙　在！

考　官　听对：画上行人，無風無雨常打傘！

熊友蕙　下联：屏中飞鳥，有朝有夕不归巢！

考　官　好，开門送出。

熊友蕙　謝大人！（下）

考　官　元字号听对！

举子甲　在！

考　官　課占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

举子甲　下联：丈量八尺：随身四尺，离身四尺。

考　官　好，开門送出。

　　　　黄字号听对！

举子乙　老大人馬棚內伸腿！

考　官　此話怎講！

举子乙　請大人出題。

考　官　胡說！听对：鷺鷥沙灘戏銀魚，魚白鳥白水白白白白白。

举子乙　学生下联：敬德西山去挖煤，煤黑窰黑人黑黑黑黑。

考　官　“黑”字太多了！

举子乙　大人“白”字也不少。

考　官　赶他出去！

四龙套　出去！

举子乙　出去就出去。今科不中，下科再来！（下）

考　官　上殿交旨！

〔牌子。同下。〕

第三十二場

〔四龙套、一伞夫、一旗牌、熊景輝上。〕

〔牌子。〕

熊景輝　今奉王命出朝堂，皇恩浩大奬梀梁。

老夫、熊景輝，江南山陽县人氏。只因新科进士熊友蘭、熊友蕙乃是同胞弟兄，众同年齐奏一本，他二人身受寃枉，多亏苏州府知府况鍾在常、淮二府訪出寃情。聖上大喜，升况鍾江南督粮道。那熊家二子又是老堂侄，熊友蘭入翰林庶吉士，熊友蕙分發江西济水县正印。老夫奉旨江南察办事件，那况鍾又与我同年，祇当拜望于他。来，往苏州府去者！

〔牌子。原人同下。〕

第三十三場

〔牌子。四衙役、熊友蘭、熊友蕙上。〕

熊友蘭　下官、熊友蘭。

熊友蕙　下官、熊友蕙。

熊友蘭　多蒙聖恩归入翰林，兄弟放江西济水县知县，請假半年回家祭祖！

熊友蕙　兄長，既已来至江南，何不先到苏州府叩謝救命之恩！

熊友蘭　好！来，往苏州府去者！

〔牌子。同下。〕

第三十四場

〔門子引况鍾上。〕

况　鍾　百姓安享丰年日，农商共庆喜月时。

〔院子上。〕

院　子　有人么？

門　子　什么人？

院　子　京中工部侍郎熊景輝拜！

門　子　啓老爷：京中工部侍郎熊景輝拜。

况　鍾　景輝乃是我的同年。有請！

門　子　有請。

〔牌子。熊景輝上。〕

熊景輝　年弟！

况　鍾　年兄，年兄請上受我一拜！

熊景輝　我也有一拜！恭賀年弟升任督粮道，早晚聖旨到来，可喜可賀！

况　鍾　年兄提拔！

熊景輝　前者多蒙年弟深体民情，救了熊家二子，此二子乃是愚兄堂侄，当面謝过！

况　鍾　豈敢！为民伸寃，理所当然。

〔四衙役、熊友蘭、熊友蕙上。〕

熊友蘭蕙　有人么？

門　子　什么人？

熊友蘭　熊友蘭帶領胞弟叩謝老恩师天恩！

門　子　熊友蘭帶領胞弟前来叩謝。

况　鍾　有請！

門　子　有請！

〔牌子。〕

熊友蘭蕙　老恩师受我弟兄一拜！

况　鍾　豈敢！

熊友蘭　伯父在此，侄兒多年未見，受侄兒們一拜！

熊景輝　不必拜了！

况　鍾　看坐！

熊友蘭蕙　老恩师，伯父在此，哪有我等坐位？

况　鍾　有話長談，哪有不坐之礼！

熊友蘭蕙　告坐！

况　鍾　二位賢契升任何处？

熊友蘭　多蒙聖恩，已入翰林！

熊友蕙　小生放江西济水县正印！

况　鍾　老年兄，下官有女二人，与二位賢侄以奉箕帚，老

年兄不可推托！

熊景輝　如此，你二人拜見岳父！

熊友蘭 熊友蕙　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

况　鍾　先攙新人交拜，明天一同归里。后堂摆宴与年兄、賢婿賀喜！

〔苏戌娟、侯三姑上，拜堂介。下。〕

众　請！

〔尾声。众同下。〕

統一書号：10071·186
定　　价：(7)0.36元